

陽村集

卷十七之二十三

W142

H3

帙あり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W142

H3



I 種

W



\*1200501867384\*



真城黃氏家藏集卷六

陳村先生文集

卷六

送明上人

昔予在詠院有佛一坐神詩來請曰神印之叔王明者

喜與予偕遊今暇觀也吾儕贈以詩願吾子亦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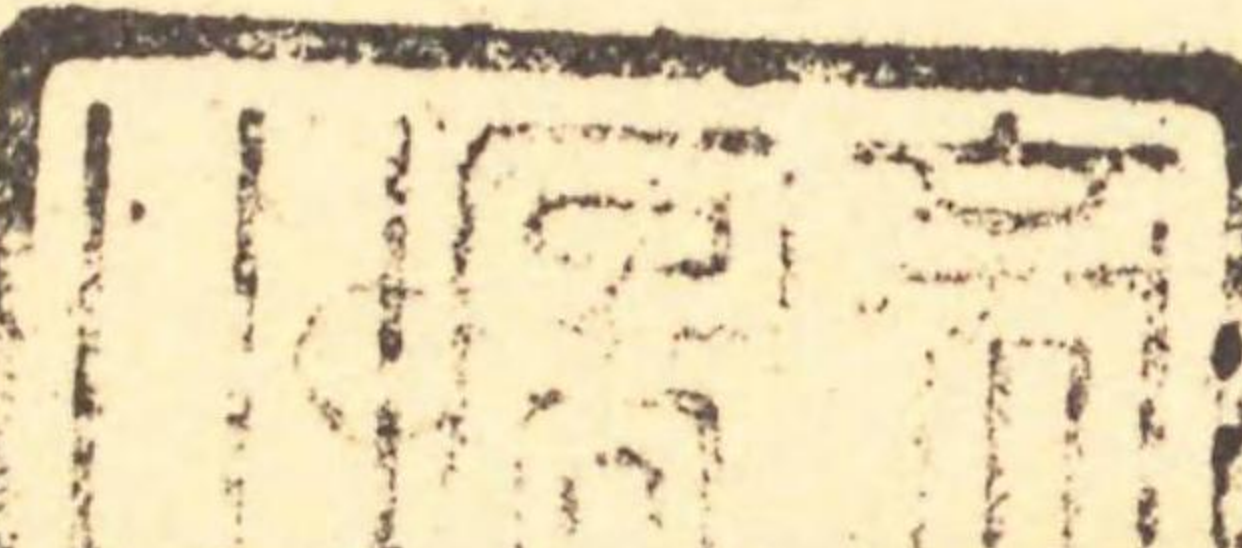
言予乃為賦之而未嘗接其面後數年予謫在雞林

有得屠者憫予困厄辭語款曲訊之即明也雞林是

其棄梓之鄉而母在焉故來事之鄉人稱其善孝及

予徙興海而明也再往訪每訪必有饋其誠甚至方

是時予負重謫竄海上雖平日素相善者皆背馳而





却定若將說焉而明與予曾無宿昔之交徒以一詩  
之故不休於勢網纏慰薦於流離患難之際者如此  
其厚誠可感矣况當寥落無人之境望音之喜曷曠  
道哉予既得賜環明也亦來京師寓賢聖寺踵吾門  
者數矣蓋其性篤於朋友者也夫孝於親篤於朋  
友此君子之美行也以浮屠而能之尤可嘉矣故吾  
益重之今又將取寧于其鄉也祭酒張公羨其行賦  
詩以贈樂正柳公而下暨博士諸儒咸分韻以納之  
昔唐文暢師能得詩文於縉紳間徒以其好之篤甬  
未聞以孝而得稱譽如吾師者焉足誠所謂墨名

而儒行可以與之遊者也宜諸君敬之者衆也故又  
為之書其端洪武二十七年秋八月初二日巳巳

送判中樞李公觀察全羅詩序

昔予年十七將應成均試始與判中樞李公相識  
公尚少於予其意度固已異於儕輩明年予登第入  
翰苑公薄舉子業棄而不務仕於禁中昵侍乘輿繇  
是所趨不同雖不得日相惟狎然其平日之情亦嘗  
武替也自後公之譽望日播英武俊偉衆皆以將相  
期之而予則迂滯固僻徒守章句其勢日以遠隔矣  
嘗被西海威惠並著物論益重之其以大將軍直門



下也予亦得為老司議以鐵臨洪同趨諫垣觀其議  
論可否明白簡嚴凜然不可犯正色立朝端重欽肅  
寔然有古直臣之風及登樞府握重兵居外仗大義  
賁神謀卷甲回兵以除僭亂以尊中夏俾我一國生  
靈永世無患其功烈固已卓々矣又嘗出鎮全羅寬  
明而威吏民畏慕勇於應敵寇三犯過而皆克捷莅  
事之暇日與儒士講論吟詠怡々無倦文武材畧可  
謂克全矣今我主上英武神文應運開國迺用公為  
判中樞院事而予亦忝簽書偕進退廟堂之上獲奉  
末議期年于茲矣主上又以全羅之民思公不置復

授以節鉞往觀察于是道將行三峯鄭相國賦詩以  
贐縉紳諸公分韻而和公以予相知最久復以序予  
不敢辭告之曰士之初也方挾冊讀書孰不欲為將  
相為監司出入中外以施其政君澤民之道乎然有  
得有不得者命也閔乎天者也自古豪傑之士抱經  
綸之材不遇於時不得其位枯槁而無聞坎軻而終  
身者夫豈少哉其有得為將相入居廟堂出鎮方岳  
氣勢赫々光耀一世者代各有人寧多禁裔貴富况  
溺祥毛患失軋沒有初周終果能不負所學不墜初  
志以成致君澤民之功者求之前史亦不多得是在



予我非閑乎天者也吁閑乎天者難得也在乎我者  
易力也昔公與予同遊學安知今日又與予同升於  
相府也是誠閑乎天者也閑乎天而難得者公與予  
皆可謂已得之矣在乎我而易力者有不勉焉可乎  
公為將相出入均勞其所成立亦已卓然而予也竊  
位者祿而已矣是在乎我者公既有所自力而予則  
偷惰委靡盡墜所學而無復自力矣然在公平日之  
所志主上今日之所命人民之所望於公予輩之所期  
於後者豈止乎公所已為者而已也天之所以付命  
於公者又豈止此而已乎位愈尊則任愈重任愈重

則責愈大是在乎公益致其力而已矣觀察之任云乎我  
將必有大於此者矣乙亥秋八月既望

送忠清道都觀察使韓公尚敬詩序

洪武丙子夏筭書中樞院事韓公為忠清道都觀察  
使將行請言於予是猶借聽於靜求道於旨也然以  
交遊之舊親戚之情亦豈可以無言哉故敢以警說  
而告之夫民之病有三而治之之術不同生於狎養  
之乖者可醫之以砭劑得於稟賦之偏者必治之以  
學問成於政令之失者非得天材之美而學問之在  
者不能得而治之也是三者皆所當急然其二係於



一人之利害其一國乎一國之治亂輕重緩急亦較然矣庸醫不能以治其病末學不足以治其氣雖有其材苟無其學其所施設必不能皆中如察病而不以其脈劑藥而不以其方甚者舉而益之以冷溫而附之以熱能不謬乎王氏之妻貪殘之政病于吾民者極矣惟我殿下歷試之日立紀綱正經界吾民之病十已去其八九及即實位發政施仁民所疾苦憊然盡救痛者定而瘡者復羸者起而瘠者肥矣然猶病其施未博而濟未眾也遠良吏以治之遠大臣以監之欲使齒遠之地無一夫不獲其所仁之至而義

之盡也惟公天性慈祥學問正大其操行也端而恪其處事也精而敏典章奏而出納惟允筦樞機而裁決必當其初興學可謂兼備矣故我殿下擇於廷臣而有是命蓋托耳目以廣視聽而察民病非外之也吁以萬民之利病閔乎一國之治亂者乃付公以治之可不敬哉可不勉哉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苟能誠心以求之虛心以度之寒者煦之燠者暍之呻吟者憂於謳歌疲瘁者登於仁壽然後上可以下負於國家下可以不負於所學矣若夫簿書錢穀之末自有成法美客贊馬六月上旬



贈孟先生詩卷序

樵隱文忠公牧隱文靖公再同試席有孟先生希道  
登乙巳科予繼登己酉科以兄視之者有年矣先生  
有子伯曰思誠仲曰思謙皆從予學拱武丙寅牧隱  
又掌試士而思誠為狀元戊辰予亦掌試而思謙中  
丙科由是孟氏父子兄弟皆與予親善非徒然交際  
之比也先生文行清峻卓然有志節嘗由翰林歷御  
史皆士林清逸而衆以為允聲譽藹然未幾謝簪組  
歸田里課農以養其親講學以教其子且以自樂於  
山水間澹然無求於世及親之歿廬墳三年其操履

之高如此今我主上神武之資受命肇國用賢盡治  
尤重民事爰舉先生以任珍州政績最著而先生不  
欲榮心於三尺折腰於五斗乃解郡印而就考槃優  
游以休若將終身丙子春駕幸溫水即先生棲隱之  
鄉也先生於是欣覩天光頌揚聖德為賦唐律一篇  
以獻扈從諸學士三峯鄭相固首占天宇而令諸公  
分韻各賦元政丞平壤伯趙公而下凡若干人春容  
子大篇高深予短章如蕩春雲如編群玉其所以謂  
詠先生之高或者至矣時其子狀元為禮曹議郎予  
為燕典書勢以來請序予適有上國之行不暇為也



明年既還先生又來京請之予不敢辭告之曰士君子  
或出或處其道無常要適於時合於義而已當世道  
之降推姦竊柄貪墨冒進則賢智之士高蹈遠引以  
潛光於寂寞之澗及世運之方興政化休美則彈冠  
振纓以彙進於王途之上爭效智力以施功業而澤斯  
民故賢人君子必觀世道之污隆以為吾身之出處也  
苟不度時義而進退則仕者有月祿之譏處者有潔  
身之責雖俯仰有間其不合義則一也向者知時之否  
斂身而退錫鉢鍾鼎茶甌軒冕高風避躄固遊乎其  
不可繫矣今則明君在上群賢滿朝百司庶府皆深

其人而猶恐有懷材抱德之士垂黃戴白之老不來  
聞遠或伏於岩穴武隱於深篁網羅無遺敦造而來  
渴賢之意既甚切矣此士君子可以出而有為之秋也  
先生獨可久隱乎明駁于軒展布所學云功立事惟  
其時矣苟不淨乎宮廟堂之上賡載明良之歌抑且  
觀於治象作為雅頌以美盛世之德薦之郊廟歌之  
燕享而迎鹿鳴清廟之作者不其偉歟豈可使其跼  
伏山林棲遲畎畝時觀過省以樂其一遊一豫而已哉  
吾將觀肥遯之士如先生者竟然而來振其文華以  
飾大平而鳴盛治者必自今日始矣先生宜勉焉洪



武三十年癸龍丁丑冬十月下辭

送密陽朴先生敦之奉使日本序

日本氏在海中與我相望使聘往來自古而通高麗  
氏之李文枯武濬固圉無備葦蒲過鳥之民取為剽  
竊來寇我疆垂五十年于茲矣上天悔禍眷佑聖人  
革古鼎新以開我朝鮮文明之運謀臣猛將咸效智  
力內修外攘筭無遺策水陸之師所在告捷於是海  
寇龍言服至有自降者為之氓者主上嘉其慕義不念  
舊惡賜以第宅衣廩俾獲再生其所以懷綏之者至  
矣然其遺孽猶未盡殲故我將士屢請與師明致天

討求清海道恭惟我聖上欲廣文德不即用兵越今  
年秋日本遣使來聘且前禁賊上心嘉之優禮以待  
將還釋朝士之有文學才辯可專對者以報其聘必  
書監密陽朴先生實膺是命以行先生以世族之胄  
早魁進士參掌銓選高步諫垣華問大播嘗奉使航  
遼海歷齊魯之郊過江淮以朝于天子之所今又涉  
風濤不測之險以使遠國瘴霧之所侵鯨鯢之所駭  
其可懼也秘笑而先生無一毫憂畏憚勞之色慨然  
以交隣繼好戢暴安民為己任豈非真知輕重大丈  
夫哉古人謂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



間足矣吾於先生望之矣夫日卒在天地之柱東即  
天地生物之方也其人之生乎天地之心以為吾性  
之仁者亦與四方之人均矣其見赤子匍匐而入井  
亦必有惻隱之發以思其救况可忍視無辜之民死  
於鋒鏑轉於溝澍也哉吁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四海為兄弟故雖隔海岳異疆域音殊俗別而其  
為人同類則其相愛必矣故古之聖人制為邦交聘  
問之禮象譯以通其意幣帛以厚其情繁然有文以  
相接權然有息以相參此入所以為人而無愧於天  
地者也人彼國使來修聘以講舊好其意固善矣苟

不知此而戕賊其同類則必獲罪於天地見於鬼  
神不仁之禍終亦自及必死於兵而後已豈不哀哉  
先生之往苟以是語於其人必有所感發愧報而自  
新者矣揖讓談笑之際從容尊俎之間變介胃為衣  
冠化弓刀為玉帛革頑亮於善良復傳檄於御井永  
結和親以堅隣好能使兩國之氓踴於仁壽之域當  
在此行矣不其偉歎洪武三十年冬十有二月下濬

送瓶庵上人遊金剛山詩序

金剛山在本國東海上其形勝冠絕天下故其名聞  
天下予幼時嘗聞天下之人無不願其來觀而嘆其



之滄至有垂其圖而禮之者矣其嚮慕之勤如此予  
幸生此國距此山不數百里繫縛各疆奔走世刻曾  
不得一往觀之然欲飄然高蹈之志未嘗不往來於  
官中也丙子秋予入中國謁天子近耿光帝親命題  
使製詩二十餘首其一則金剛山也於是知茲山之  
名果重於天下予幼時之所聞殆不虛也乃恨平日  
不一往如天之福得反鄉國必欲先往茲山以償其  
素志今既得還矣而繫縛猶夫前日予之志亦未獲  
償之也一日有浮屠者懶庵袖詩以來得而閱之則  
其遊金剛山送行之作也予不覺撫卷而自嘆予安

得擺俗累追雲蹤注巉岫之險陟崔嵬之巔脚踏千  
仞目極千里小丘垤隨塵世瞰滄溟之浴日臨天壤  
之灝氣想東海之曾連希泰山之尼父浩々然自得  
悠々然思敏以盪我胸中平生之抑揚也我呼人之  
欲觀茲山者果美予之欲觀亦久矣以不數百里之  
近而過數十年之久而尚未得一寓目焉則天下之人  
之欲觀而不得者幾何人哉其未得觀者特聞恒遠  
通之勢不同而然歟抑有冥數存焉俗物不得踐仙  
境歟且又未知此觀者之所得其皆同乎其有不同  
者乎師之所得其又與衆人者同而已乎儻後日之



予或得一登覽焉則予之所得者又不知其將何如也  
但恨予今之欲觀而未得也故因觀是卷而益有感  
焉顧庵世族也素純綺蒙藍縷其貌清其行潔予將  
以為方外之友也洪武三十一年春龍伐癸二月初嘗

柳菴先生韓文敬公簡文集序

近世名卿若柳菴韓文敬公志行之高見識之明為  
一時士林之模楷而書法絕倫為一世之所重也遇  
知玄陵久居喉舌嘉謨格後裨益弘多及待人接物  
必施以誠不妄毀譽所與從遊牧隱平齊諸公又皆  
縉紳二選漸濡磨礱相觀而善亦可謂極天宏之典

銓選也予以後進忝為寮佐嘗一日同直闕下予方  
食觀書公笑曰我知君不主敬口有食目有觀心主  
一予予聞之悚然自後雖不能勉亦不敢忘公之一  
言為吾終身之益凡公所以規正於人者皆此類也  
公於詩早有聲為益齋稼亭所稱賞晚乃益進謹字  
三又有問之者必竭兩端陶為輩始得盛名凡有  
著述必詣公就正有所去取莫不忻然而服充然而  
歸以予不敏往往亦幸得蒙不鄙而顧之者矣公有  
四子皆克肖相繼旋高糾者三人箕裘相業福澤未  
艾由公教誨之力也嘗與真舉所取多達官聞人世



皆服其鑑裁之精為呼公言行才識皆可為士君子  
之師錢詩特其緒餘爾晚年閑居又與牧隱同里閑  
杖履相邀吟哦往復二老風流高致讀其詩可以想  
見也柳巷其里名因以自號平生著述日以不滿而  
不收指館之後詰子哀集送藁得若干首真所謂泰  
山之毫芒也然觀其簡潔冲澹高出意表如聞玉磬  
清越以長多予我不受也仲子政堂尚質與兄弟謀  
將壽諸梓以予事公文托以序不獲辭為畧叙公言  
行大槩以冠編首俾後之觀公詩者知其可法不但  
於詩而已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夏後學

佛氏雜辨說序

予嘗患佛氏之說惑世之甚為之言曰天之所以為  
天人之所以為人儒與佛之說不同矣自有曆象之  
後寒暑之往來日月之盈虧皆有其數用之千萬世  
而不差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定而佛氏頌彌之說誣  
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所謂陰陽五行者有理  
有氣得其全者為人得其偏者為物故五行之理在  
人而為五常之性其氣為五臟此吾儒之說也醫者  
以五行診其臟脉虛實而知其病卜者以五行推其  
運氣乘旺而知其命亦用之千萬世而皆驗則人之



所以為人者定而佛氏四大之說長矣原其始不知  
人之所以生則反其終安知人之所以死哉則輪迴  
之說亦不足信乎持此論久矣今觀三孝先生佛氏  
雜辯二十篇其言輪迴及五行醫卜之說最爲明備  
其餘論辨亦極詳切而著明無復餘蘊矣先生自幼  
讀書明理慨然有行所學闢異端之志講論之際致  
致力辨學者翕然聽從嘗著心氣理三篇以明吾道  
異端之偏正其有功於名教大矣適逢盛朝繇論王  
化以興一代之治所學之道雖未盡行亦庶幾矣而  
先生之心猶熾然必欲堯舜其君民至於異端尤以

未能盡闢而志去之爲已憂戊寅夏告病數日又著  
是書示子曰佛氏之害毀棄倫理必將至於盡禽獸  
而滅人類主名教者所當爲敵而力攻者也吾嘗謂  
得志而行必能闢之廓如也今蒙上知言聽計從志  
可謂得矣而尚不能闢之則是終不能闢之美憤不  
自己作爲是書以望後人於無窮欲人之皆可曉也  
故其取此多鄙瑣欲彼之不得肆也故其說詳多憤  
激然觀於此則儒佛正邪之辨瞭然可知縱不得行  
於時猶可傳於後吾死且安天子受而讀之臺臺不  
倦乃嘆曰揚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佛法入中國其



害甚於揚墨先儒往々雖闢其非然未有能成書者  
也以唐韓子之才藉混輩從而請之猶不敢著書况  
其下子公先生既力辨以化當時又成書以垂後世  
憂道之念既深遠矣人之惑佛莫甚於死生之說先  
生自以闢佛為死而安是欲使人祛其惑也示人之  
意亦深切矣孟子謂承三聖之統先生亦繼孟子者  
也張子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  
真先生之謂歟予定敬服而欲學焉故書嘗所言者  
以質正云

鄉藥濟生集成方序

醫藥以濟扎瘡仁政之一端也昔神農以使岐伯嘗草  
木興醫療疾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藥以共  
醫事厥後善醫者俞扁和緩之徒現於典記者多矣  
然其書皆不傳自唐以來其方世增方愈久而術益  
疎蓋古之上醫唯用一物以攻一疾後世之醫多其  
物以幸有功故唐之名醫許胤宗有獵不知兔廣絡  
原野之譏真善喻也然則合衆藥而治一病不若用  
一物之為切中也但難精於知病而用藥耳吾東方  
遠中國藥物之不產茲土者人固患得之之難也而  
國俗往往能以一草而療一病其效甚驗嘗有三知



子卿藥方頗為簡要論者猶病其畧曩日今判門下  
權公仲和命徐贊者尤加蒐輯著簡易方其書尚未  
盛行于世恭惟我主上致下仁聖之資受命開國博  
施濟衆之念靡所不至每慮窮民病莫得醫用深用  
惻然左政丞平壤伯趙公汝右政丞上洛伯金公士  
衡上躡聖心請於國中置濟生院給之奴婢採取鄉  
藥劑和廣施以便於民中樞金公布善忘宰其事諸  
道亦置醫學院分遠放投施藥如之俾其永賴又患  
其方有所未備迺與推公特命官導高官更考諸方  
以採東人經驗者分門類編名之曰鄉藥濟生集成

方附以牛馬醫方而金中丞觀察江原募工鍛梓以  
廣其傳皆易得之物已驗之術也苟精於此則可能  
一病用一物何待夫不症而難得者哉且五方皆有  
性千里不同風平居之時食飲嗜慾酸醎寒暖之異  
宜則對病之藥亦應異劑不必苟同於中國也况遠  
土之物求之未得而病已深或用價而得之陳腐質  
靈敗其氣已泄不若土物氣完而可貴也故用鄉藥  
而治病必力省而效速矣此方之成其惠斯民為如  
何哉傳曰上醫之國方今明良相逢肇開昌運以拯  
生民塗炭之苦以建萬世盤石之基夙夜孜孜盡



心於治益苗所以活民生而壽國脉者仁民之政裕  
國之道本末兼舉大小畢備以至醫藥療疾之事  
亦奉之焉調護元氣培養邦本如此其三其醫國也  
大矣仁被一時澤流萬世者豈易量也哉洪武三十  
一年春龍戊寅夏六月下斡

達空首座問答法語序

山門之老有曰達空蹄本座初事指空後參諸方道  
高行峻操止益堅每獨棲窮山中人跡所罕至潛光  
匿影不使外物亂其志常寓一石竇有獵者數人舍  
于傍恐其見而語於人也即出而伴宿若將過而迷

路者然明日又從他所其礪志苦行務欲開其跡類  
如此積十餘載恍若有得就質於龍門旅公又積十  
載始謁懶翁於法川舉一轉話翁乃可之又積十載  
所造益深前後問答凡若干語得蒙印可為法三適  
及翁示寂嗣為衆衲所皈與無學超公並稱三超如  
達而師篤踐者也師不辭文其所奉究常於心不於  
文字故其話簡而切是自其得於心者而發之政也  
吾在三板隱先生跋其後又使其徒海晶請予序予  
於禪學未暇講學是猶著者之於文章也安能措一  
辭然吾嘗聞淳魯氏之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師



絕學而本於心者真得之矣今求文為序致者何足道在心可以自得也曉詣人必以言傳語後必以文指花非艾無以知別傳之妙證道非歌何由誠一宿之覺是雖不在乎言雖文字而亦不得不寓於其間也但使之禪者苟因師語而有得於心則師語亦空筏爾况予序乎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類

竹崗詩藁序

奉常博士邊君履厚以其家君所著竹崗詩藁若干首來示予請序其卷端蓋欲傳之子孫以垂不朽也夫祖父有珣玩服用為子孫者必欲得而有之雖弊帚不敢棄至有以閭子墻者焉若夫詩文精神之所寓乎輝之所存其重豈特服玩而已也子孫撥拾而寶藏之者蓋寡能不漫之習說則足矣近日予欲續撰東人之文求諸文章縉紳之家其遺藁之存者甚



鮮是規遺藁不若玃玩風俗之薄如此令遺君不然  
惜其父詩埋沒不傳既藁而集之又求文以引之欲  
藏其家而世守之以齒永久其用心也厚矣又竹崗  
統孝者也其父嘗見屬於倭竹崗泣而從之求免其  
父辭甚懇惻彼雖賊也哀弄之天固在故感而釋之  
父子皆獲保全晨昏奉養十有七年而歿乃廬于墳  
以終三年其為孝也大矣又觀其詩簡而不俚清而  
不浮鍾然有金石聲是亦可嘉也邊氏父子繼為  
孝其福未艾其門必昌此編當與邊氏家業永傳于  
世非惟後之撰東之者有徵乎此而秉史筆者亦有

取乎此矣如後之重服既而輕先人之咳者觀此  
亦可以知愧矣

孝參贊石 笑黃先榮贊詩序

勲閥之家世濟其美遐邇益振蓋其積累者深而永  
籍者厚也今參贊門下府事李公自其始祖佐高麗  
太祖統三韓封國公既大顯矣六世至文貞公相睿  
王以秋宵明月比其育襟則循德雅量可以想見  
又六世而至公之先君克育世德為時名巨位不溺  
德卒官刑部尚書生三子皆賢公其孝也清忠志節  
尤為傑然公又生子得尚公主為王室親爵封上黨



先程既極及我殿下總統之初公與上黨協心盡忠  
排難定社以翊景運論功進爵盟以帶砺進贈先世  
於是贈尚書府君為門下右政丞妣金氏贈下韓國  
大夫人今年春公詣先塋于鎮州焚黃致奠族士朴  
詳猷詩以美而公之元清川伯首次其酌公欲請於  
縉紳繼而和之使予序予惟根之固者菽葉必蕃源  
之深者流波必長西原李氏自國公植其根而發其  
源世以清儉守其家法今睿賞公黃偉卓絕之資忠  
孝清謹先紹先烈益振家聲其所以蕃其枝而庇其  
根需其流而導其源者可謂極矣故能篤生賢哲聯

姻公室勲列並隆恩寵少隆一時將相之家莫之與  
京蓋其祖先積累於前者既深而公與上黨所以歛  
籍於後者益厚是猶根之庇而葉益蕃源之導而流  
益長祖孫一心前後一德以為一家之慶故綿數百  
年歷十餘世以大發於今日者愈振而愈顯也况公  
多男振了蘭玉爛然盈門率皆以清儉家法自繩其  
身則李氏一門所以積累承藉以傳後世者為如何  
哉吁自國公左右王氏以基五百年之業而其子孫  
世世享德與國咸休今公父子佑我朝鮮以啓維新  
之運則國祚之永子孫之慶又必至於億萬世而無



窮矣雖然歷代勲臣世族之家莫不由祖先勤儉積德而興亦莫不由子孫驕侈喪德而衰自今公之子若孫謹守家法莫不以文真秋月宵襟為其宵襟則公子孫之慶益可信矣子姻親也故不惟美之而又勉之云建文元年秋九月下滄

送柳侍史斗明赴密陽詩序

供武庚申予以祭酒試國學生有柳氏子斗明中其選視其貌鬼而偉聽其言寡而富觀其講論問辨周旋動作亦有異於儕輩中予固竒愛之不數年而學益進捷大科登頭仕出入中外聲名藹然後以親元

歸侍于南原村廬未嘗復有遠離左右遠遊仕官之意建文二年冬殿下新即位旁托俊又期臻至治越明年春正月柳君以司憲侍史徵召如京其父典書公以詩送之曰送老齒居閑白日朝天歸路橫青雲一身忠孝難全致殫盡孤誠輔聖君蓋勉其子以富官盡職之義不以親老為辭曠其言責也及至京未視事繼有豐海按察之命國家之待柳君榮且厚矣既視事即日論劾長官忤旨出為密陽府使坐堂漢一日而罷柳君之於言責汲汲然欲盡其職不以貴勢畏憚而不為者可知矣父以義勉其子



以義盡其職柳氏父子皆賢矣其將赴密陽也縉紳皆惜柳君不得久於臺中以振風紀而還玉于外也分其文詩為韻以贖予得遠字且書此冠其首以

賀右政丞李公居易聯句序

建文二年冬十有一月庚亥上即位以西京李公為左政丞俾總百官任以國政公之兄清川伯率其宗戚設筵以賀酒酣唱一句云三父子皆官一品公對之曰二兄弟受祿千鍾清川又足其下云清平二黨皆侯伯始祖國公孫侍中上堂即公之家嗣清平即

四即也相繼尚公主以封列爵無一句非實也於是縉紳傳誦繼而和者若干首謂不可無序乃安於子惟公去世國公基之文真承之歷數百年世濟其芳公早以清高雅量不慕官達一琴一鶴遊心閑遠超然有安石東山之趣而人固以公輔期之及值盛朝開國之初遇知太上遂蒙拔擢聯姻王室榮耀既顯夤緣獲事我殿下于潛邸乃與上黨協心同力弼成定社之功嘉謀諫論多所裨益殿下嘗有倚任之意故當初政即用為相擇任之專可謂重矣吁君臣相遇自古為維今公幸遇英明之主以蒙委任之重此



正可以有為之時也公宜蓋勉開誠心布公道光輔  
王猷底綏民生聲垂竹帛慶流無窮暨萬子孫與國  
咸休則一品之官千鍾之祿豈特榮一時哉當世少  
相承而未艾也

澄心庵詩序

予尚論古之人每觀其出處之大節或進而行其道  
或退而守其義所遇之時有不同耳若夫高人隱士  
肥遯晦迹長往而不返群鳥獸而亂倫理者雖箕穎  
之高風君子有所不取也伊尹之耕於莘太公之釣  
於渭冥冥然若將終身及遇三聘之加非熊之獵

幡然而起以興商周之治是始隱而後出以行其道  
於天下者也范蠡霸越而浮五湖子房帝業而從赤  
松是始出而終隱不居其成功雖其切烈之甲非可  
與莘渭同年而並論然其進退亦庶幾焉何可少哉  
建文三年夏六月通政寺丞章公有常奉天子誥命  
來用我王將還遂言其叔父同闈嘗以儒術掌大祖  
皇帝於肇興之際歷任劇郡有聲績自以年老請退  
祀於羲黃內丹之道一勝地結廬於永石江之上扁  
以澄心道適自樂者三十年于茲年踰七秩康健不  
衰國之文士聞其風者莫不歎嘆而詠歌之是真子



房之儔明哲而引退者也余雖不得復筮而往獲聞其緒論然苟心同而氣合則千里而比肩也故敢告之以平日之所尚論者又繼以澄心之說以純正為夫二具萬理而為一身之主人之所同然也特為物欲之汚而不能不失其正彼昏愚而不自省者固不足責也雖孺為賢智者亦不能無失大而出處之節小而言行之間是非得失紛然萬殊蓋由其學之有偏正其心之有誠偽耳學苟得其正而心苟誠於為善則出可以兼善處可以存道不以身之出處而道有虧損也不然出非急於邀名則必流於患失隱非

果於忘世則必掩於充隱二者皆非也吾聞先生通經而樂道守正而有常是其所謂澄心蓋以天理涵養虛中而主敬以去物欲之汚方寸之間瑩澈光明天理流行人欲淨盡云耳豈淡泊委靡若止水寒灰而已哉所學正大而事皆出於誠心出處語默動必合於道義此先生澄心之效也若其山水雄奇登覽之美吾安得從公寓目而賦之乎

賀金侍中詩序

士衡

上洛金公之初拜侍中也國老昌寧成公叙其世美為詩以賀名卿巨儒繼而和者若千首及公受命東



征也又多賡頌以饒其行聯為大軸浩亭河公踐其  
後議論之於寬厚正大且有勸勉規戒之意其於公  
之德量尤善於形容矣或謂公曰詩之有序尚矣是  
不可無序於卷端公乃命予以惟自古勳閥之家世  
為卿相者袁氏之四世五公楊氏之四世大尉薛氏  
美之惟公先世自忠烈公益大以顯位侍中總國政  
忠誠社節夷險不變勲業卓著載在史冊至今邦人  
仰望焉文英負簡繼而承之襲封上洛貞簡又拜政  
參與吾宗維林公同心協力整理邦國遺風餘烈至  
今稟然公之先大人亦既顯位不滿德以遺於公

而公以寬厚之量剛明之氣扶頌興運光啓王業進  
拜侍中緡綸夾輔以達萬世無疆之基蔚為一代宗  
臣之首其東征也威德所加不戰自屈降附相繼海  
寇永清公可謂偃息談笑精神折衝者矣嘗法春秋  
省止之義扶立嫡長以定宗社入奏帝廷特蒙嘉勞  
既還自以功高盛滿辭職就第優游怡養僅一歲矣  
今我殿下即位勵精奮治復用公為左政丞命下國  
人靡不欣慶想望太平而公益加兢兢小心謹慎端  
冕雍容不動聲色而政簡事舉中外又安可謂上不  
負殿下之委任下不負國家之倚望者矣公之子婿



若孫亦皆尊重守法畧無挾勢驕矜之色公之訓戒  
素行於家者可知矣切願於國德積於家公之世美  
又當繩之而未艾勲名將相與國正休者將至千百  
世而不窮矣矣前史所美之足道哉其本只在公鏡  
業謹慎之一心爾公宜益勉焉予於公受知久不敢  
諛也故既美之而又勉之

送祝女鄉使還詩序

欽惟皇上嗣大寶仁需德洽四海悉臣而我朝鮮職  
貢益謹惟時北藩梗化帝不忍討喻以文告尚執迷  
不即工帝若曰噫惟天惟祖宗遺朕艱大綏靖萬方

其敢不事乎通告于廟迺命武臣總師徃征之且戒  
之曰蠢茲北藩其傑驚者吾宗親也其脅驅者吾良  
民也毋敢疾攻毋庸多殺臨境示威以致來附而全  
安之於是智謀之將熊羅之士受命駁奔駐師境上  
保天休命期羊干茲矢我國王初聞是舉即獻良馬  
三千匹以助順帝用嘉之乃遣大僕少卿祝公副以  
禮部主事陸公來錫賞賚王及宗戚陪臣各有差重  
書褒美以周有管蔡之乱而越裳氏重譯來貢並稱  
以示榮又有命曰吾賞賚不能遍被一國也吾中國  
非無馬既為一家宜與互市其有良民願鬻馬者厚



殷其貢王與國人欽承詔命感激奮勵競出所畜不  
數月間滿五千餘匹昔漢武帝興十萬之師歷三年  
之久糜敝中國以伐大宛僅得善馬數十匹今天子  
懷綏之德我小邦忠順之誠未之前史蓋亦鮮儼美  
矣祝公以忠信之資宏博之學奉使來宣每懷廢及  
日視毛物不或懈驥黃一顧駑駘自分其勤且敏  
如此舉止安詳辭語簡正目其貌耳其言者莫不服  
老成君子之德間有所感輒寓吟嘯咳嗽成章金石  
鏘然至其遊戲毫素亦臻妙絕觀者又服其才之多  
能也迨事甫已振策言邁國人咸留之而不可得各

述所懷綴為詩篇以為贐或曰海外陋邦謏聞晚學  
詞語無拙雖披腹瀝腸吐出肺腑不足以形容祝公  
之德之萬一况今聖朝群賢在位才俊彙進雅頌之  
作洋洋盈耳治音正聲以鳴一代之盛可謂極矣了  
以瓦礫敢効金玉無乃貶雷門布鼓之誚乎子曰無  
傷也春風之和而衆鳥以鳴不必朝陽之感也秋氣  
之清而衆蟲以吟不必豐山之鍾也帝德如天覆育  
四海凡物之披生息而形兩儀之間者莫不得其平  
而鳴其和飛鳥遺於上鳴鶴在於陰羽者振之股者  
動之鉅者其音雄以長嶷者其聲繼以促農擊于壤



撫唱于林亦各其志也已庸何傷乎又况華陽既馬  
之後祝公懸車之年功成名遂而身退處於寬閑之  
野寂寞之濱負杖行吟倦極而生息之餘或一寓  
目焉豈不猶勝於足音之超然乎應曰諾爰書以冠  
諸作之首

送三司右使李虞廷 程奉使朝京詩序

惟我國在海外僻且阻然箕子之所受封孔子之所  
欲居禮俗文物倬中夏畏天事大世勅臣順欽遇  
聖明肇興首先皈依我老三舉義討叛益効忠順  
皇帝嘉之許三為王命更國號曰朝鮮今天子即位

改元之三年文昭治洽海宇乂安謂我朝鮮禮義之  
邦世篤忠貞宜加褒賞以旌異之命禮部三事陸公  
顯為驛行人林公士英奉詔來錫晉日蓋幣三率群  
臣郊迎下拜登受祿服罷命且感且驚禮饗未校躬  
執爵饌撰謹獻酬必恭新煇供積官正莅事恭履其  
所以欽重使命也至矣將還擇陪臣之知禮勤謹可  
以將命者乃遣三司右使李公與密直副使尹公俱  
執壤奠如京謝恩國之士大夫咸慶天子字小之仁  
國三事大之誠且美公達時受辭顯于帝庭以近禮  
禮之耿光各賦詩歌以俟其行委予以序予雖公家



先正文烈公相高麗忠惠王直諫不諱忠義之烈極  
映國史自是名卿碩輔繼相踵世濟其美高麗之  
季公乃配適我老三肇國之初以公名家之胄且有  
學問材了委任即召用之擢居相臣之列泐武癸酉  
奉使于朝能不辱命又嘗出入中外藉著聲績忠謹  
義氣克紹前烈今我三亦器重之初聞使命之三即  
使速迂于境上將還又使偕朝于京師實所以重使  
命亦所以重公也吾知夫公之入朝也進退從容敷  
奏詳明能使吾王事大勤王之誠畢以上達恩命之  
錫寵賚之加益增優渥東藩之守萬世常堅大小

歲休內外無間同躋泰和之域而公勲烈亦永有聲  
於後世矣不其偉歟

送藩行人使還詩序 文奎

余嘗觀易繫之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先儒之說以上衣下裳為法乾坤余則臆謂  
非唯衣裳有上下也章服等威尊卑異數截然而不  
可犯者是亦猶夫乾坤也上下安分整然無求天下  
其有不治者乎古昔聖神觀象作服自九章至一章  
以為五服列爵分士亦有五等視其德之大小而為  
位之高下以五等之服施于五等之爵位與德稱服



與人宜是豈出於智巧之私哉惟以奉若乎天而已  
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黃帝堯舜之時名分  
素定上下相安猶天道之賦與萬物洪纖高下各得  
其所而天下大治者也欽惟皇上以黃帝堯舜之德  
而隆雍熙泰和之治輔相弼諧之列亦皆臯夔稷契  
之徒繡綸德化黼黻皇猷深仁厚澤衣被天下而我  
寡君忠順事上之誠綏惠撫民之仁視古諸侯無愧  
皇上嘉之時賜冕服九章拱北親王以視褒寵之異  
乃擇廷臣有文學明禮義行端而言溫有以布皇風  
而服人心者受勅以遣而鴻臚寺行人潘公景昭寔

來王與國人鈐承感激誓萬子孫無替服命於是國  
之文士咸相謂曰九章之服天子所以錫勳戚顯諸  
侯備九命而位上公者也雖以中國侯伯之列固難  
得而受之今我寡君膺受茲命上古命德之令典復  
行於今日盛朝展親之異數偏及於蔽邦之二者皆  
千載之罕遇也而吾今日身親見之吁何幸哉奮隳  
矧媮發於謳謠不自知其辭語之鄙拙以為潘公使  
還之贈使余序余惟章服之制尊卑定位猶乾坤然  
固不可易也然泰之為卦乾下坤上二氣交感以成  
化育之功是故上下之辨雖嚴而其情不可以不通



嚴其分所以立其体通其情所以行其用体立而禮  
作秩然有序而不乱用行而樂興懽然有恩以相愛  
此聖人之經緯天地酬酢斯世必以禮樂而薰陶之  
由親而及疎一視而同仁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  
之務者也今我皇上賜之冕服以異其數比之宗親  
以厚其情既示乾坤定位之象又法乾坤交泰之道  
挽回世道以興堯舜垂衣之治兼濟四海以行堯舜  
博施之仁禮樂之興洋中溢外噫嘻盛哉士生斯世  
安於耕鑿以編於比屋可封之俗亦可樂矣况以維  
掖之秀登名縉紳之班遂膺使命來播綸音通冠冕

於萬里耀竹帛於無窮者乎潘公其亦榮矣哉公  
之還也益殫赤心勉補衮職賁章施而飾編繡煥禮  
樂而昭文章永使幅員之廣均被泰亨之化是公所  
以自期而吾東人所望於公者也

送董監生使還詩序

聖天子即祚之三年春嘉我國王忠順之誠遣使來  
錫誥命金印越明年春又賜王冕服九章扶比親詣  
候罕世異恩連歲還至一國君臣所以感激而奮報  
之者豈易勝言也哉于時大僕少卿祝公兵部主事  
端木公亦以使事來莅小邗其從事者若上舍董氏



日新諸君皆時之選也二公文章德烈問世華倫從事諸君亦皆英才卓越而董君尤其傑者也皆不以中華之貴使命之榮略有驕色推謙乎然上休聖天子綏惠之德遇我國人忠誠相與致少使事不嚴而感故我國人莫不愛敬而信服之人少効忠競出所愛之畜惟恐或後蓋錄聖上綏惠之德優渥既至而諸公所以宣布之者亦能深服乎心故也三月之暮董君以六運所進馬先二公行端木公為賦古詩一篇以別予與國之文士若干人齊而和之仍書此于卷端以為之序云

送栗監生詩序

大僕少卿祝公兵部主事端木公奉天子命來市馬也其從事者十人皆是上庫之秀相繼以來每滿千匹分運押遣其第七運也監生栗君悉押之以行端木公念其偕來而先返也黯然之情發為詩篇且不鄙予而命之序惟我小邦爰自大祖高皇帝肇有四海率先啟附為東藩臣使命之來或歲一至或間歲一至其從事之多且賢未嘗見有今日之比栗君魁顛偉幹風裁端嚴氣厲而色和行峻而言溫其天質之美學問之成可知矣夫以學問有成之士用於百



僚無所不宜使之市馬於數千里外之地茲非為屈  
欲然君平日讀書而所願學者孔子也昔孔子嘗以  
執御自處矣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矣且吾東方孔  
子之所欲居也以學者而為孔子之所嘗為遊孔子  
之所欲居茲又非幸歟大抵學者而視天下之事無  
問職之崇卑事之巨細皆以為吾度內之所嘗為者  
而為之則無所擇而能安隨所往而皆得矣能如是  
然後可以任大事而還大功也聖天子所以試之於  
此者將以降大任於後無疑矣君其益勉之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類

送張監生詩序

大學張君從大僕祝公兵部端本公以使事來嘗完  
先二公行兵部贈以詩且徵予序予海外晚學也何  
能言哉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也然張君之初  
來也予目其風度之清耳其辭氣之雅固有願交之  
忘其得還也安可無一言以贈予嘗聞儒者之學得  
乎已必有以及乎物今君詩書禮樂是習仁義忠信  
是修學已造乎明而行已至乎成得於已者可謂已



實矣衰然一朝先多士而聞乎宸聽受命以使數千  
里外之國及物之效當自此而基之矣夫咨訪使臣  
之悉務也吾東方君臣專心事大之誠風俗之朴略  
物產之鈔少土壤田疇之曠齊山川道理之險隘固  
已備觀而周上之美知其誠則嘉之見其不能則怒  
之責其易而不責其所難使海外蒼生未沐東漸之  
澤若君必知所以處之矣今其還也苟以是奏之聖  
天子明燭萬里之見必有所契合則吾東方亦賴矣  
此乃實學之效及物之大端也由是而推之天下國  
家亦可得而平治之矣豈唯吾東方賴之哉

送周監生序

予嘗讀棧棧旱麓之詩而歎周德之至也一則曰文  
王壽考邀不作人一則曰懼第君子豈不作人蓋天  
地之德高厚而悠久故其生物也不窮聖人之德亦  
能高厚而悠久故其作人也亦不窮文王之德其猶  
天地乎愷弟者高厚之德也享壽者悠久之效也以  
是之德致是之效積累者久而後績者深故士之生  
也既得其氣之清純又沐其教之休明以成譽髦之  
美此詩人所以嗟嘆而咏歌之不一言而已者也欽  
惟我太祖高皇帝高厚之德克配天地若臨萬邦喻



三十年光岳不分風氣日醇生息之繁社稷師道既  
立教化既明作成之功至矣所以位百僚者皆成德  
達材之士在三雍者皆明体適用之學壽考作人之  
效誠無愧於文三矣今聖天子丕承祖武深仁厚澤  
浸漬四海乃眷東顧先勤撫綏賞賚之典先後還至  
又因武備遣使市馬所以視同一家也于時大僕少  
卿祝公兵部主事端木公寔膺茲命而從事者國子  
監生十人相踵以來淵然其深曠然其華瓊瑤玉佩  
交映相輝以二公之文雅十人之峻茂可以卜一代  
人才之盛也其最後來者曰周君越年最少而學最

精行甚度而禮甚恭二公尤愛之而吾東方人亦尤  
重之也其從二公而還也諸文士贈以詩予又言曰  
天地生萬物而萬物能彰天地之化聖人作人材而  
人才又贊聖人之德是二者恒相資以為用者也故  
昔周之多士由於文王陶範之化以成其才而文王  
亦待多士之助以安其國其曰濟于多士文三以寧  
豈不信哉今之多士既由高皇帝悠久之化聖天子  
涵育之仁以成其德則明揚布列光輔於內咨詢度  
謀賢勞於外以至奔走禦侮糾逆策勲能使今日致  
治之盛追軼三代以永萬世無疆之休者是各有其



人馬君與二公周旋其間異体同功以與有聲於永  
世者亦必自今而始矣予嘗嘆美文三之德又幸今  
日身親見之故樂書之以為序

送天使端木公使還詩序

天佑帝明誕主萬邦四海內外但咸服德而我朝舜  
優荷睿澤復賜美躋永作東藩今天子嗣位眷顧弥  
隆思命荐降其將命者必擇朝士之賢有才者以遣  
之至若建文三年之夏賜命冊二也有通政寺丞章  
公有帝文淵閣待詔端木公孝文定來雄敏之才清  
峻之節尤所罕見東人慕焉越明年春待詔之弟孝

思公以翰林修史官遷兵部主事以繼而來學問之  
精博操行之清謹誠與待詔公難為弟兄至其真草  
篆肆妙絕入神則求之天下獨步當世者也王暨國  
人莫不感天子之德思待詔之清而喜兵部之來且  
嘉其草聖之妙竇竊素求書者日全至焉公始使事  
之暇揮灑翰墨捷出神帷隨扣輒應略無倦色來者  
充然各滿其望繇是吾東人敬慕而悅服之者尤深  
焉迨夏五月使事既完旋車言邁國之文士不肆鄙  
拙各言其志以當贈行之贐委予序予惟端木氏聖  
門高弟黎陽公之後胤也黎陽以穎悟之資親炙聖



人列於言語之科終聞性與天道優入聖域亞於親  
聞使得遇知天子以輔相之則功烈之懿當復見王  
道之大興矣惜乎天不祚周棲逢下國而終不遇也  
然聖賢之澤萬世不泯天下之理久鬱必伸今公伯  
仲穎悟之資卓說之善性與天道之學克紹黎陽數  
千載不傳之緒以得遇我聖明天子之知是天厚黎  
陽之澤萬生賢哲輔又皇明使其道之久鬱於前世  
者終必大伸於今日乎折見輔相之烈比隆三代克  
廣博施濟衆之仁流衍洋溢覃被四海而吾東方實  
嘉穎之以同圖於至治之域矣使節之清才學之瞻

豈足為公稱美哉

上製詩序

奉教撰

恭惟我太上王之北狩也駢騶平壤觀其駕真因製  
一絕譙德悔過之意藹然言表我主上殿下聞而感  
悅敬以其韵大小臣僚亦多和進殿下命臣近序其  
端臣近切惟自古王者德莫大於能傳孝莫大於能繼  
能傳然後宗社有所托能繼然後國祚益以求苟不  
能然致亂而危其國古今一轍也惟我朝鮮之有國  
也實賴太上神武之德亦惟我殿下明炳幾先應時  
倡義率屬將相鞠成王業以建無疆之基歲在戊寅



嘉臣乘我太上之不豫潛懷禍心利其之初謀弱王  
室將移國祚幸賴上天誘衷忠賢効力免徒自清宗  
社再安太上亦克灼知天心俾位嫡長俾正大統而  
我殿下以功以德承其傳及嗣精奮治中外以安賢  
德聞於上國爵秩比於親王國勢鞏固洪祚益永則  
我太上能傳之明殿下能繼之列復古罕比噫嘻盛哉  
履因太上東巡北狩及不旋踵我殿下晨夕慕德責  
躬呼泣誠孝之極感動乎天太上悔悟命駕而旋且  
製是詩以寓其意昔秦穆公有悔過之誓孔子取之  
於書衛武公有悔過之詩孔子編之於雅蓋華聖賢

不能無過子而能改斯為美矣故孔子取此二公之  
作編之詩書昭其悔過之美以示萬世今我太上之  
是詩亦當與詩書所載並傳于世以為我朝鮮子孫萬  
世之鑑宜美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日臣某拜手稽  
首敬書

題三節堂詩後序

北遼俱氏知光季持紉紱家避地于海東封君食祿  
終其身而子孫亦保其智之明如此有男四人伯氏  
位宰相屢奉使上國應對辨敏每蒙太祖高皇帝稱  
賞有功我國家卒謚文貞公仲氏寬厚長者亦至極



相叔季皆有才名為達官予皆友善而與文貞同升  
廊廟清意彌篤嘗道其先世三節堂事且誦諸公讚誄  
之作予聞而敬慕之及觀圭齋歐陽公所撰侯氏家  
傳其記三節詳矣都運為國討賊力窮不屈死且為  
神督戰現異為尸之忠也夫人早寡守義峻節凜々  
為婦之貞也總管十歲割股療母為子之孝也一門  
之內三節克備子孫慶賴每設制科結踵登第而學  
士揭公之詩亦有三節堂前六桂枝之句蓋榮之也  
吾東方故事一家三子登利者稱為美事祿其母以  
賞之文貞與二弟聯登科第積善之報信未艾也壬

午夏其季典書公來予曰吾家三節堂諸公巨筆遺  
失殆盡幸有數篇尚存恐遂湮沒編為一軸且欲再  
言於國之縉紳請從子始予諾而受之且以筆拙累  
月不克為公屢至而色益恭予謝不敏乃告曰人之  
大倫天所叙也臣於其君婦於其夫子於其父母各  
有其職處常而能盡其所當為遭變而不墜其所自  
守二者兼盡為全其節也然自古以節稱者皆不作  
常而必於變蓋處常者人所同而盡變者其所獨也  
故必待遭變而特著其義表々不群然後可謂之節非  
其明於禮義不怵於利害其守固其氣定者不能矣



故能盡臣子夫婦之道而以節稱者絕代而僅有也  
今公一門三節聯翩繼書簡用光耀罔極且其子孫  
振子播於華夷世世濟美以承餘慶於無窮也永樂  
元年春二月既望

送前知申事權公執經出牧尚州序

國家啓運三聖繼作賢才之士咸効智力進而有所  
以布列於中外其以前朝貴臣嘉趣不仕若將終身  
者惟吾宗子通學士而已公於早年掌機密司銓選  
職親任重而當主少國疑之際乃能寬厚老成周旋  
其間緜縫闕失調護維持薦拔人士無間親踈惟其

才能典試成均務得雄偉之士故當公之在朝人無  
間言及公之退一紀之餘由公所舉與其門士多至將  
相遷官若贊成事上儻李公尤其門之傑然者也永  
樂元年秋七月尚州牧使星山李君濬以政最敏還  
亦公門人也殿下難其代疇咨庶僚上儻以公薦聞  
殿下曰俞予知其賢彼既自逸不願仕其肯出而牧  
吾民哉愈曰吁聖治方亨庶明勵翼彼非懷寶迷邦  
者也唯嫌自媒豈欲獨善於是進皆嘉靖俾牧于尚  
命下中外皆賀得人公自却聞之即詣闕以謝將之  
仕謂予同姓而舊且不諛乃請一言之贈予曰士之



於世進退遲速輟輟而不齊是莫不有命焉亦莫不有義焉公嘗曰宣天語手衡人物一時之士奔走下風公能知公輔之器而先舉之矣豈必知其先公而有進列於台鼎出據於岳牧者哉及公退卧曰廬長川複嶺茂林脩竹垂綸而漁雙杖而今優游卒歲樂以忘憂豈復知其身紆金紫朱轡包蓋以繼門士之後而處方岳之貴哉公不以是為榮亦不以是為辱也是關乎命公下得苟辭於人亦不得私加於公者也若夫進退合宜終始無爽以能保其令名者惟什吾義而已公於往也既以義而持其身今也亦當

其義而施諸民以永令譽於無窮可也吾聞南方燠旱相仍惟向最甚救荒之政所當汲汲苟能薄賦輕徭已責施舍煦濡撫摩不敢或怠以轉餼募之餘而躋仁壽之域則公之義烈豈惟尚民受其賜哉必將舉國而受之矣公益勉焉是年秋八月初吉

馬氏恩親堂齋詩序

欽惟皇上嗣大曆服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皇后尊謚播告天下用光孝治于時給事中馬公奉詔以來觀其和氣愉色慈祥愷弟篤於仁孝者也將還以其所扁恩親堂齋求題詠且語之曰吾家在洛距京師千



八百餘里弱冠喪父兄弟三人鞠於母氏洪武天酉  
以母之命來試于京登科釋褐為給事中事高皇帝  
六年建文之時以言見請今皇帝即祚召還于朝俾  
復舊任不獲飯覲踰十年矣憲慕之思與日俱積故  
為齋其所居以揭于堂出入瞻敬以寓告面之意今  
又奉使數千里外之國吾堂之齋亦且不得而瞻之  
靡盬將母之感益切于懷此吾所以晨思夕思無時  
而不思必欲托之詩文以廣吾思者也於是聞者莫  
不感嘆各賦詩歌以慰其思夫思者由其心之愛而  
發者也親之於子子之於親其愛本于天性其思出

乎至情故父母之念子也惟疾之憂則其愛之也至  
矣門閭之望則其思之也深矣人子侔此則其愛親  
之心思親之念容有不篤者乎致敬致樂侍奉之所  
思也陟岵陟岵遺難之所思也舍肉而思懷橘而思  
見羊棗而思其所嗜見葡萄而思其口氣當食而思  
之者也登高亦思臨深亦思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  
言而不敢忘當事而思之者也以至視於無形聽於  
無聲則其為思也愈切而無所不至矣故孝子之於  
從仕也常思有得而飯以為榮然念其定省之曠音  
聞之疎以較其愛日之誠而增其望雲之思者曷嘗



斯須替哉此公所以孝子眷慈思之而不忘備之而  
不足又求詩歌而不已者也吾知夫誠孝之極神明  
必相功成名遂厚祿取養以成舞雩之戲而奉平反  
之笑者當自此去而得之矣將見朝之碩儒雄文鉅  
筆洋洋七詠嘆金玉鏗鏘白華之什南垓之音得與孝  
思之雅清廟之頌同為盛世之沿革而播於無窮也  
永樂九年九月乙酉朝鮮國

三國史略序

惟我海東之有國也肇自檀君朝鮮時方鴻荒民俗  
淳朴箕子受封以行八條之教文物禮義之美實基

於此衛滿竊據漢武窮兵自是而後或為四郡或為  
二府屢更兵燹載籍不傳良可惜也逮新羅氏與高  
句麗百濟鼎立各置國史掌記時事然而傳聞失真  
多涉荒怪錄其時事未克詳明且多雜以方言僻不  
能雅前朝文臣金富軾輯而修之為三國史乃倣遷  
史國別為書有本紀有列傳有志有表凡五十卷以  
一歲而分紀以一事而再書方言俚語未能盡革筆  
削凡例未盡合宜簡秩繁多僻語重複觀者病其記  
此遺彼而難於參究也恭惟我主上殿下天縱聰明  
留神經史乃命左政丞臣河崙藝文館大提學臣李



唐及臣等將三國史就加彙括做編年法合為一書  
於是以新羅先起後城故用其年紀以表其首乃注  
中國紀元以明其統又以二國元年各注其下次書  
時月以係其事先新羅而不以國舉以為之主也次  
麗次濟以所起之先後也本之本紀參之列傳有綱  
以舉其要有目以盡其詳葦其鄙俚芟其繁蕪誅絕  
僭亂褒崇節義又以管見論其得失以附其後勒成  
一書名曰東國史略雖其筆力鄙拙無足可觀然政  
治之得失國祚之脩短可法可戒善惡俱存萬機之  
暇如賜覽觀其於為治之方庶有小補云

後者英會序

者英有會尚天唐之白樂天宋之文潞公俱有洛中  
之會當時稱美作畫以傳之吾東方在前朝盛時大  
尉崔公謹踰雙明齋與其士大夫之老而白逸者亡  
人慕二公之事始為海東耆英之會約每月逐旬一  
集惟以鵬詠自娛語不及臧否得失厥後踵而繼之  
者為倭佛之席至使老者僕而迎拜殊失君子知  
命不惑優游自樂之意矣今願司平府事西原府院  
君李公閱家中旧書得其先人所藏雙明齋耆老會  
畵序慨然嘆慕邀一時之有勲德重望為眾所尊者



十人為會約自今七十已上德爵俱尊者方許入會  
曾經政丞以上者不拘羊齒期至永世守而勿失會  
中禮式皆倣雙明舊規備錄如左屬于為誌予惟西  
原公大尉之彌甥也清德雅量風流高致有光前烈  
且能招集耆英紹復此會其文相敬愛雍<sub>之</sub>油<sub>之</sub>以  
同其樂和氣從容禮意周洽培養國家之元氣於此  
可觀自今此會之相傳當與我國祚同垂於罔極也  
夫永樂二年三月日  
會自

檢校議政府左政丞權僖八十六領議政府事致

仕權仲和肅天八十三領議政府事致仕李舒陽  
伯七十三議政府右政丞成石璘自修六十七曠  
興奇院君閔霽仲晦八十六上洛府院君金士衡  
平甫六十四領議政府事趙汝明仲五十九議政  
府左政丞河翁仲臨五十八領司平府事李居易  
樂天五十七領承樞府事李茂敷夫五十會約  
序<sub>之</sub>不<sub>之</sub>序<sub>之</sub>官<sub>之</sub>為<sub>之</sub>員<sub>之</sub>務<sub>之</sub>簡<sub>之</sub>潔<sub>之</sub>食<sub>之</sub>不<sub>之</sub>過<sub>之</sub>五<sub>之</sub>味<sub>之</sub>菜<sub>之</sub>菓<sub>之</sub>脯<sub>之</sub>醢<sub>之</sub>  
之類不<sub>之</sub>過<sub>之</sub>五<sub>之</sub>器<sub>之</sub>酒<sub>之</sub>只<sub>之</sub>魚<sub>之</sub>等<sub>之</sub>深<sub>之</sub>茂<sub>之</sub>自<sub>之</sub>斟<sub>之</sub>主<sub>之</sub>人<sub>之</sub>不<sub>之</sub>動<sub>之</sub>容<sub>之</sub>  
亦不<sub>之</sub>辭<sub>之</sub>微<sub>之</sub>醜<sub>之</sub>為<sub>之</sub>度<sub>之</sub>召<sub>之</sub>客<sub>之</sub>共<sub>之</sub>用<sub>之</sub>一<sub>之</sub>簡<sub>之</sub>客<sub>之</sub>注<sub>之</sub>可<sub>之</sub>否<sub>之</sub>於<sub>之</sub>字<sub>之</sub>  
下不<sub>之</sub>別<sub>之</sub>作<sub>之</sub>簡<sub>之</sub>或<sub>之</sub>因<sub>之</sub>事<sub>之</sub>分<sub>之</sub>簡<sub>之</sub>者<sub>之</sub>聽<sub>之</sub>會<sub>之</sub>日<sub>之</sub>早<sub>之</sub>赴<sub>之</sub>不<sub>之</sub>待<sub>之</sub>候<sub>之</sub>



每月以次辦會當辦者有款款者先辦學約者六  
月一遙遠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送平壤府尹李公厚詩序

平壤箕子之古封也八條之教民知禮義及朱蒙氏  
以來習於騎射其俗遂變雖隋唐兵力之盛莫能下  
之其驍勇雄強可想已王氏統一之後以為大府必  
擇得相大臣有威望者以尹之兼總一道軍民之務  
國家必而不革其選尹尤重且謂尹居于一府不肯  
巡撫諸州其宣化偏而不咸宜別遣使以分其任  
是尹治一府使制一道爭權抗禮率不相能故未及

而復併如是者耳美永樂二年春廟議又以分任為  
宜啓聞于上慎簡遑臣先遣南陽洪公恕為都巡問  
察理使繼遣鐵城李公為平壤府尹二公皆以世臣  
之胄扶翊殿下協心佐命同嘵勳盟精禱兄弟者也  
是必敬愛交至可不相濟并力一心共成其治使之  
宣化必成於諸州而不偏丑之治政能專於一府而  
不繁且其相接以禮而不抗有其美而無其患者自  
今日始矣此國家所以分任之意而二公亦以自期  
者也李公將行左政丞浩亭河公右政丞獨谷成公  
咸以詩贈饗而和者若干篇使予序予惟李公



乃祖文貞公其為家相保以王家清德雅量蔚為高  
麗名臣之首乃父文敬公忠誠蹇直譽望夙著爵當  
不究以遺於公而公以英偉之資寬厚之量佩服詩  
書以承祖父之緒遭遇聖君推誠翊運以與宗盟之  
列可謂無忝於前矣矣今茲往也宜益勉之誠心以  
應事正己而恕人不以物我而有彼我自不獲者也  
自反而無怨尤惟致之焉盡收是務勵驍勇而益固  
其疆圍明禮義而復美其風俗然後可不負國家委  
任之意而他日入為輔弼以繼文貞之烈者亦錄可  
是而基之矣可不勉哉

賀金代言科詩序

洪武戊辰秋予同知貢舉有金氏子曰祖曰科兄弟  
中試先是其伯兄綱亦嘗登第三子登科稟其母時  
入榮之後皆以經術並進於朝而科尤獲寵遇日侍  
經幄進講經史敷陳義理詳明愷切且多規戒忠誠  
謇直不阿不諛殿下樂聞壘之無倦或至夜分而出  
緝熙之學耳就月將繇是眷顧孫隆俾知銓選者數  
年矣小心謹慎不干以私持己恭儉固敢或驕上自  
宰執下逮大夫士之列莫不重其為人也永樂二年  
某月某日進拜代言政事獨首成公首以詩賀政事



治亭房公而下縉紳諸公多賚而次之皆喜之也夫  
以君之過知於上侍講經史以報聖德舉國之人莫  
不重之今居喉舌亦莫不喜之况予心之尤所欣慶  
復何言哉吁君之所以感荷而畝報於上國人所以  
喜重而期望於君與夫吾心之欣慶而復冀之者非  
止今日所已能者而已也其位彌進其音愈重宜益  
勉之是年某月某日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類

玉溪詩序

浮屠有宜上人者自號玉溪名儒韻釋多為之題詠  
予亦嘗賦之矣未嘗一接其面目也後十餘年又因  
吾先輩嚴公求序其卷端觀其題詠又多於曩時矣  
夫姑求詩於頌翁自至正乙巳迄今四十年之久其  
未勤而不忘所得既富非其篤好何能如是邪吾聞  
浮屠友其心解外膠泊然無所嗜其於道也不立文  
字豈求於心蓋其妙處有非言語文辭所能形容故



也然上人之於文辭好之如是其篤求之如是其勤者  
何歟造華不在乎色聲亦不唯于是之外矣故古人  
之覺悟也亦必有待而後得有聞折竹而悟之者有  
見桃花而悟之者此類甚多况此題詠之詩皆心之  
發而言之精者也其音響之清亮辭彩之清發豈特  
竹聲桃花而已哉吾知上人必因是而有所得以入  
妙悟之處此其所以好之篤求之勤而下已也歟若  
夫堅潔而如玉澄湛而如渌者諸公之作說之盡矣  
予矣庸贅哉永樂二年甲申秋七月上祭

息門牧隱先生文集序

有天地自然之理即有天地自然之文日月星辰得  
之以照臨風雨霜露得之以變化山河得之以流峙  
草木得之以敷榮魚鳥得之以飛躍凡萬物之有聲  
而盈兩儀者莫不各有自然之文焉其在人也大而  
禮樂刑政之懿小而威儀文辭之著何莫非此理之  
發現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然因氣稟之所拘學  
問之所造能保其全而不偏者鮮矣聖人猶天地也  
六籍所載其理之備其文之雅茂以加矣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曹魏以降先岳氣分規模蕩盡文典理固  
衰寒也唐與文教大振作者繼起初各以奇偏僅能



自名達至李杜韓柳然後渾灑汪洋千彙萬狀有所  
總萃宋之歐蘇亦能奮起追軼前光嗚呼盛哉吾東  
方牧隱先生質粹而氣清學博而理明所存妙契於  
至精所養能配於至大故其發而措諸文辭者優游  
而有餘渾厚而無涯其明昭乎日月其交際乎風雨  
歸然而萃乎山岳霽然而浩乎江河賁若草木之華動  
若鸞魚之活富若萬物各得其自然之妙與夫禮樂  
刑政之大仁義道德之正亦皆粹然會於其性苟  
非稟天地之精英窮聖賢之蘊奧騁歐蘇之軌轍升  
韓柳之室堂曷能臻於此哉自吾東方文學以來未

右盛於先生者也嗚呼至哉永樂二年秋七月門人

送濟州牧使李君元恒詩序

耽羅在海中聲自新羅歲修職貢為我附庸高麗置  
濟州牧國家因之必擇廷臣有文武材略威惠夙著  
者以牧之所以宣王化廣懷綏也然以其颿風駕海  
渺漫無際涉數百里驚濤不測之險及至則風殊俗  
別卒悍民冥喜人怒嚴控御為難且隔鄰國遠雜覲  
威音問阻絕使勳數月而後一至故出宰是者率多  
辭疾而免永樂二年春以嘉善大夫李君元恒為牧  
命既下李君疾作人皆謂李君欲辭廟議以為李君



博厚忠信坤心奉職明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擇劇易  
故其所履克有聲績今我殿下軫念綏懷擇於群臣  
以委藩維之重李君豈肯以險遠尚辭必不然乃遣  
醫治瘴不一月而疾果愈李君卜日治裝告行略無  
一毫憚色毅然以宣化撫綏為己任殿下嘉而慰遣  
之卿士大夫莫不重李君之知大義嘉齊人之得賢  
宰而符蒙其休澤也多為歌詩以饒其行予知李君  
最舊故序其端以勗之吾嘗聞孔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李君  
宜以是自勉且以是自寬也是年秋九月日

圓齋鄭文簡公公權文集序

予少也嘗遊牧隱先生之門一時名鄉以道德文學  
見其推重而多所唱酬者有若圓齋鄭公柳巷韓公  
右其傑然者也先生於圓齋稱其雄贍柳巷稱其清  
峻每得一韻更迭迭廢累至數十篇愈出而愈下窮  
嗚呼盛哉若其交契之篤久而彌敬命駕相謁不隔  
數晨見輒從容商榷道義悠然相樂竟日忘飯子侍  
左右獲聞緒論有所需益者多矣不數年間二公與  
先生相繼下世卿士大夫勤於世務經營治績若不  
暇給唱酬之響久輟不聞嗚呼詩道之衰也交道之



變也可勝嘆哉公以忠厚篤實之資精深博洽之學  
早時詞垣羣問大振及其為諫大夫也鷲鳥城僧咤方  
見寵偉公乃抗疏極言其奸遂貶南荒進修立力既  
果廷誅公復召用以至宰輔當其主小國疑多虞之  
際匪躬塞之弘濟艱難公之事業亦可謂卓偉矣先  
君雪谷節義甚高學問甚優其為詩本臻高妙不幸  
早世公乃能業而接之尹而大之氣雄而詞瞻清高  
而洞亮殆軼前光而可為後觀矣公之二子只以文  
學克紹先緒俱為盛朝開國元勳而其文章之高妙  
雄贍亦皆謹守其家法也伯氏諱招奉使不還贈謚

文隱公亦有遺藁若干奏叔氏諱擢今為清城君與  
予同為世子賓客今將刊圓齋文藁也俾子序予嘗  
及見先正文會之盛又嘆今日詩道之衰且嘉公家  
文章相業世德之美以為序云永樂三年六月日

孝行錄後序

吾伯祖昌和公諱準爵崇開府壽過六旬事我曾祖  
菊齋文正公諱溥晨昏色養得其懽心又為倩工而  
畫古人二十四孝且請益齋為贊以獻之欲令文正  
玩樂於心以忘其老文正得而悅之手自抄錄三十  
八事以附益之亦令益齋為贊與孝行錄所由作也



推我文正至為宰相事文清公諱明克盡子職厥後  
位授百官為國元老諸子若督皆至達官有一家九  
封君之稱勳閥之盛榮養之備雖古罕儂而公常以  
勤儉自持富而好禮貴而好學調鼎之暇手不釋卷  
嘗註銀臺集二十卷又於八旬餘歲博考傳籍手自  
編摩以成此錄其勤翰墨老而不輟如此益齋之贊  
明白簡切欲使人皆得易知也昔孔子於孝經上  
自天子之貴下至庶人之賤始自疑膚之不傷終至  
宅兆之安晉靡不備舉而悉言之以訓萬世子事父  
母之道無餘蘊矣此錄之於貴賤終始倫理之常靡

所不備又於人倫之變患難不測之事孝經之所未  
及言者亦無不載雖若過於聖人之中制者往人有  
之然於人子事親之誠必至於此然後斯為極矣豈  
自料其過於禮哉且孔子編詩欲使學者興於詠歌  
而得其情性之正其修春秋以為托之空言不如載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錄所載皆是古人行事之  
著明者也其贊亦可詠歌而興起者也苟以此書布  
之間巷以教童蒙朝夕詠歌習熟見聞以興起其善  
心而感發其天性則人人可為曾閔之行不謬於聖  
人作經垂訓之旨有補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矣其



書雖小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豈可以其出於近代而忽之哉近觀此書每加敬慕者以吾祖父精力之所寓尤不敢不敬也永樂三年之夏近 在告得閱雞林新刊之本字有差誤遂改正之因有感發不揆鄙拙妄加註解於逐章之後者非能有所發明也但欲寓吾拳拳敬慕之意云耳若夫諸賢所錄之次本以此事而為對故不拘年代之先後今為註解而亦不詳其世代者家無典籍學亦不博且自把筆未浹旬日而畢故不暇於參究以俟後日之續添然於此益歎我文正之博洽而恨吾之未學也後之觀者寧不

以小兒強作解事者責之哉是年六月日

題吉再先生詩卷後序

我國家之未受命也殿下方入學讀書有大學生吉再者以同里閉相從講磨情意甚款後既登第為明下注書改玉之後退卧鳳溪事母至孝無復有仕宦意殿下嗣任以奉常博士徵之不起州縣督令上道乃來于京上殿自陳臣本草萊委質偽朝蒙其親試且受爵命其恩與義非他汎然為臣之比臣不宜復仕聖朝以累名教殿下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勅州縣復其家予時上書請固留不得後丁母憂廬墳三年



凡歛葬禫之禮一遵聖制不用浮屠之法龜岩南  
公在觀察其道賦詩數首以為二軸各叙短引子其  
端一美其巨節一美其孝行也繼而和者若干首其  
弟浮屠宗樹携來都下矧予門而示之子亦効頌以  
綴其後因撫卷而嘆曰嗚呼節義人心之固有萬世  
之不容泯道學天地之常經萬世之不容廢凡為儒  
者孰不講明以知其說哉然不怵於功利不惑於邪  
說臨大節而不變者亘絕代而罕聞也夫功利之私  
邪說之誘其毀人心甚慘非有卓然之見確然之守  
豈能全其所學而不變哉今先生當世代遷革之後

無所為而効忠也能為旧君守義而不虧其巨節當  
蔬蓐哀疚之中易以妾而塞悲也能為喪母盡禮而  
不陷於異端為臣之忠為子之孝平生大節卓卓如  
此講學之正信道之篤所見之卓所守之確何其至  
矣嗚呼有高麗五百年培養教化以勵士風之效萃  
先生之一身而收之有朝鮮億萬年扶植綱常以明臣  
節之本自先生之一身而基之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而  
我殿下寬仁大度褒獎節義之美直與周武之釋夷  
齊漢光之遣子陵異世而同符斯皆所以崇其義而  
遂其志以激百代之高風以存萬世之大防也我朝



之德亦由先生而益彰嗚呼先生之賢真所謂絕代  
而罕聞者也永樂三年秋七月下翰

送趙副成公石珣奉使赴京詩序

皇明帝天下四方海內外靡不臣附惟我朝鮮効忠  
頌翰職貢最謹而我國王殿下畏天勤民賢德益昭敷  
聞在上帝用寵嘉之乃於永樂四年之夏特遣使賜  
雅樂俾用之于廟于社亦旌徽德其所以寵四方而  
綏寧之者至矣我國王祇荷寵章感徹天地即具馬  
幣遣謝益虔躬灌大室用薦于祖宗昭告德致又簡  
相臣之列遣賀明年之正於是命藝文館提學柳公

觀奉表右軍趙制威公石珣奉使謝日將行予方抱  
疾恨未由拜餞威公特枉駕告別且曰子席父兄之  
養踐履高下級杖鉞觀容且至再矣曾不一焉言於縉  
紳謂予事切無足稱導也今承使命聘于天朝銜命  
之重莫此大焉遊觀之壯亦莫此踰焉自幸且自懼  
曷聞所以得命之宜子辱與予遊久矣且嘗觀瀾於  
天子之海矣蓋先一言之贈吾將階之以來縉紳之  
列必有能言以教不逮者矣近不敢以鄙陋辭夫知  
大夫聘觀之節儀札固具焉然求其簡切而可行者  
莫要於曲禮從宜之一言而求其本則毋不敬而已



吾夫子嘗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事而稱其本則  
誦詩三百又舉其一言蔽之則曰思無邪夫既有無  
邪之誠而又臨事無所不敬則禮之大者既立而從  
宜適變無往不當達之天下周旋無窮美惟公家世  
儒雅之門先正大人具二達尊為國元老嘉言善行  
載在博史國人至今猶望焉家兄領議政公以經術  
道德佐命允勳再居端揆光輔王政蔚為一國宗臣  
之首而公天資端厚雅重精深縝密自幼生長食息  
不離典訓詩書之學夙聞於家達孝友之聲早播於  
邦國又以詩科魁於多士言簡而達行謹而修待物

以誠履事以敬應官中外綽有聲績是於三工之禮  
三百之詩可謂得其要而通其方矣尚何使命之足  
慮哉吾想夫三朝禮盛萬邦咸會嘉護鏗鏘玉帛交  
錯公乃巍冠而入旅遶之實風和峻潔言動詳雅天  
顏有喜優禮以待百辟卿士刮目相顧嘖嘖而嘆曰  
使乎使乎非朝鮮有君子斯焉取斯而我國王知人  
用賢之德由公而益彰公其往敬哉是年冬十月日

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

文章隨世道升降是蓋關乎氣運之盛衰不得不與  
之相徂然性之傑出之才有不隨世而俱靡掩前光



而獨步者矣昔屈京之於楚淵明之於晉雖當國祚  
衰替之季而其文章愈益振發曄然有光且其節義  
凜凜直與秋色爭高足以起萬世臣子之敬服其有  
功於人倫世教為甚大獨其文章可尚乎哉星山陶  
隱李先生生於高麗之季天資英邁學問精博本之  
以濂洛性理之說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靡不貫穿所  
造既深所見益高卓然立乎正太之域至於浮屠老  
莊之言亦莫不研究其是否歟為文辭高古雅潔卓  
偉精緻以至今律併儷皆臻其妙森然有法度韓山  
牧隱李文靖公每加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

不多得自有海東文士以來鮮有其比者也嘗再奉  
使如京師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接其辭氣莫不歎  
服有若穆章周公俛吳興張公博嘉興高公與志皆  
有序跋以稱其美是豈唯見重於一國能鳴於一時  
而已者哉真所謂掩前光而獨步者矣高麗有國五百  
年休養生息涵濡作成人材之多文獻之美俾擬中  
華然其名世者未有若牧隱之盛陶隱之雅者焉是  
至衰季而其文章乃益振發是必數百年休養之澤  
卒萃於是而終之也歟及我朝鮮王業方亨而先生  
屏居于野我太上王受命之後愛惜其才將欲徵用



而先生乃卒嗚呼惜哉先生嘗與成均之誼今我主  
上殿下之在潛邸也登其科目嗣位之後每臨經筵悼  
念甘盤之舊追加封贈爵其二子以躋頭仕又命印  
其遺藁期於不朽其所以尊礼師儒崇重文献而在  
贊節義者至矣斯一舉而數善并焉宜我殿下奉  
於此也目近承命不敢以僻姑言此以為序永樂四  
年十月下漸

松堂趙政丞詩藁序

惟我朝鮮之肇興也有開國元勳秉政大臣曰平壤  
趙公實左右我太上仗義定策弼成大業從容堂陸

之上不動聲色而董前朝衰亂之政以啓我朝鮮億  
萬年大平之基摠百官均邦國歷相上王及我殿下  
得君行政十有餘年其豐功偉烈藏在盟府載諸國  
史利澤加于時名聲昭于後近世大日無與焉比吁  
盛矣哉捐館之後嗣男駙馬平壤君叔拾遺藁若干  
首將壽諸梓請予序其端三至弊廬而札益恭予不  
獲辭受而讀之其氣雄渾其辭秀發不屑工於雕琢  
之工而其豪逸傑出之態有非文人才士苦心樵爨  
專務巧麗自以為工者所可企及至其憂國愛民亨  
屯濟溺之意間現層出則其平生所存之志所養之



氣讀其詩亦可以想見之矣是宜遭遇聖君魚水相  
矣以達非常之大烈如此其卓卓也是集之傳豈直  
以其等類而已哉永樂四年丙戌冬十一月至後甲  
子

送慶源鎮都兵馬使辛公有定序

國家受命奄有大東以復高麗東北之舊疆惟孔州  
最僻而遠无季之衰人煙蕩盡鞠為新棘者數十禩  
矣惟我太上王肇造鴻業追王四代謚皇高祖為穆  
王以其山陵在茲尊其瑞曰德陵陞州為慶源府招  
輯邊氓以為巨鎮壤地深阻接聯野人山居藪處喜

人怒獸或賓或寇反測下常仁難緩而義難服控理  
之難視諸道尤劇每遣守宰必重慎簡乙酉之秋遣  
吾長姨之子朴公吟階加嘉善為都兵馬使攝卿以  
往所以重其任也寬厚威信得民悅服丁亥之冬政  
滿徵還而難其代又得吾季姨之子摠制辛公曾拜  
相職出鎮是府自公姓益所以重之也殿下臨軒  
對謂公曰予在東宮知助撫軍殫誠扞衛予嘉爾忠  
屢鎮于外不敢告勞厥有聲績予篤不忘今欲寬東  
顧之憂非卿莫可是用命卿往教哉公對曰臣無他  
技只有赤心敢不竭力以効奔走唯恐性急獲戾于



人上笑曰御雖特急曾無過舉惟簡在予何恤人言  
公不獲辭將行吾病也不得出餞贈以言曰公甫八  
歲先大人戰沒母又繼逝長于舅氏悲辛艱苦備嘗  
之矣然自童幼已自精悍及託于學稍知大義及棄  
舉業以事弓矢及長從軍屢敵倭捷人稱其勇丹居  
秋府剛正守法訟明允出鎮伊山江陵義州清且  
不撓所至人民始畏而終愛見代之後思而不忘可  
謂有古之遺愛矣性本狷介見人之失不能含容即  
必盡吐而唾罵之然無私怨人亦不甚怨之也此公  
所以遇知於上而見重於時者也吾言及此非諛也

欲因以為誠耳夫人之制家善與待野獸必異其道馭  
馬以羈駕牛以車任重服勞無不如志而無蹄觸之  
慮者以其習也若加冠冕於獐狐必裂而走拖鞭棰  
於虎兕必搏而噬公曾所蒞諸州之民習於禮義猶  
夫家畜也今禁威制讓舉我違今之所莅其民傑犖  
未馴禮法稱野獸也苟加以威不噬則走矣公宜稍  
變其剛務行乎寬持之以誠使彼視服而來附則是  
驅野獸而入吾押也然後施吾養養而積威以約之  
豈不易哉其在山林者嚴吾禮容以待其來使無害  
我田稼而已不敢窮山林而追之爾公宜戒此內篤



仁綏外絕譽爾他日來居廟堂以講修攘之道亦不  
過此公其勉之永樂六年正月日

送廷城君金公輅出鎮平壤詩序

昔予未冠齒學于成均今廷城君金公尚未成童亦  
入小學聰慧出眾至雪可愛時有生齒差長而名相  
君者儕輩以大小別之稱公為小金輅學官長或所  
暨博士諸生皆目異之厥後予忝科日公繇門蔭仕  
雖異金文義常篤遠我太上開國之時上王定社之  
日公能宣力左右克有聲績以與勳盟今我至上殿  
下登崇俊良光啓至治將大用公而公以疾辭職封

君就第怡養有年越丙戌冬起公為西北面都巡問  
使無尹平壤政丞獨谷成公為作長詩以贐之所以  
重之也既及下車令行政修治效克著明年春又以  
疾辭得代而還徵予賚勸且序表瑞予時憂制未終  
不敢為也今踰年矣而請益勤不獲以辭拙辭既以  
狗尾續貂仍書以為序云永樂六年三月日

贈朴清道廬墓詩序

按書即崔直之以其外大父朴君臨絕遺子詩一絕  
示予曰吾外祖早入大學補經德齋學既通應舉不  
第退而不求仕家于完山嘉遯自樂不惑於佛神媛



証之說篤信斯道之正年至八十康強無恙有男曰  
晉中進士杜內侍出宰清道女則吾母也吾父與吾  
昆弟聯擢科第躋于仕版以榮于家實藉我祖翁訓  
誨之力是賴耳清道舅亦且六旬聞親之老棄官取  
侍修滄濟奉湯藥朝夕惟謹及有疾持殆賦詩以示  
其辭曰八十年當卧蟻床六旬孝子榮先嘗死生在  
命終難避近汝慈墳立壽堂明日遂終清道廬墓三  
年都觀察使成公完山府伯安公嘉其孝行旌表門  
閭為鄉黨榮已極美舅氏乃欲分韻求諸縉紳之作  
以耀之君潛德於無窮使人走千里抵京師以囑直

之直之亦不勝凱風寒泉之感歷謁縉紳請之美足  
不可無序吾子既辱知吾舅又嘗與吾父遊而吾昆  
弟亦嘗從而問學雖未嘗面吾祖而耳其言然子之  
知吾家有素天若得吾子言冠篇首以誇示于今而  
不泯于後豈惟吾舅與吾父子幸也吾祖亦且感激  
於地下天子義不辭與之言曰古者有鄉生抱道而  
不仕生而能以其德善一鄉沒而可祀於其鄉者若  
子之外大父其人也吾於平日雖未獲升堂而致拜  
以接其緒論之高今觀其臨絕之詩則篤父子之情  
達死生之理從容得正而斃殆與曾子啓手知克之



之訓同一氣象平日之所養可知也已清道又能養志不違葬祭以禮旌其閭而顯其家稱於鄉而播於國子之父子昆弟振其仁嗚其光躋文和而踵臨仕是蓋乃祖德積而不施慶發於無窮孝友之美勳烈之成當世々相承而益振夫奚待夫子言而後不泯哉建文元年己卯十二月初吉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說類

舟翁說

客有問舟翁曰子之居舟也以為漁也則無鉤以為商也則無貨以為津之吏也則中流而無所往來這一葉於不測凌萬頃之無涯風狂浪駭楫傾楫摧神魂飄慄命在咫尺之間蹈至險而冒至危子乃樂足長往而不回何說哉翁曰意々客不之思耶夫人之心操舍無常履平陸則泰以肆處險境則慄以惶以惶可微而固存也泰以肆必蕩而危亡也吾寧端



險而常微不欲居泰以自荒况吾舟也停游無定取  
苟有偏重其勢必傾不左不右無重無輕吾舟其滿  
中持其衡然後不欹不側以守吾舟之平縱風浪之  
震蕩詎能濟吾心之獨寧者乎且夫人世一巨浸也  
人心一大風也而吾一身之微渺然漂溺於其中猶  
一葉之扁舟泛萬里之空濛蓋自吾之志于舟也祇  
見一世之人恃其安而不思其患肆其欲而不備其  
終以至膏淪而覆沒者多矣客何不是之為懼而反  
以危吾也耶翁扣舷而歌之曰渺江海兮悠々泛虛  
舟兮中流載明月兮獨往聊卒歲以優游謝客而去

不復與言

贈李培之四畫說

曾侯釋竺芬新有善書畫聲同于李君培之得其所  
畫蘭竹梅蕙并一軸持以示予曰吾愛此非愛畫也  
愛其而蘭竹梅蕙也蘭之愛也以馨德竹之愛也以  
勁節梅也以清蕙也以秀揭諸壁間終日對之可玩  
而不可褻若在九畹百畹之中而竹君梅友之在側  
也古之人有取其意足而不求顏色者焉子以為如  
何予曰吁甚哉子之愛有合於古之聖賢也易稱蘭  
書記梅詩禮言竹騷詠蘭蕙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夫草木之可愛者固多矣而未若茲四者之尤著也  
予嘗謂四者天下之尤物宜其為人所愛好也然人  
之愛物也亦各以類彼藏文仲之蒲王戎之棗其不  
仁信矣今培之溫言和氣負姿毅狀接之令人起愛  
悅又心信乎其為君子人也故能不于彼而唯此是  
愛是其在我者有同於此知其可愛而愛之也非因  
得此而偶有是愛也然則吾之德足以交神明而人  
服美之者同於蘭之馨也吾之守確乎其不可拔而  
富貴貧賤舉無足以動其中者同於竹之勁也同梅  
之情同蕙之秀又不在是之外矣此所以愛之、心

悠然而動有不容但已者矣培之能因其所同而益  
致其所以同求之聖賢之書著之心膏之間服仁佩  
哉其德益明真心苦節其守益堅觀乎易而如其臭  
也則朋友之交得矣考諸書而如其和羹也則君臣  
之義合矣興於詩之猗、則學問之道進矣得於禮  
之有筠則德禮之器成矣至於騷人之飲芳食菲以  
茲芬其四体而葩藻其文辭者亦為吾之餘事耳何  
以蘭竹梅蕙之愛為哉其可愛者不在四物而皆備  
於我矣培之其懋哉培之石允藩廣人也

童頭說 金震陽



雞林金君子靜買地構屋覆以茅自号童頭人有問  
之者則曰吾貌譁吾疑本稀吾雖不能飲苟有酒無  
閉醉魚清濁而不醉醉則脫帽露頂人之見之者皆  
謂吾頭童故吾因以為號焉夫號所以呼我也我童  
者也呼我以童不亦可乎人以吾形呼之吾而受之  
亦宜也昔夫子生而圩頂因為名若字反離其形者  
謂之反離疏偃其躬者謂之駱駝古之聖賢以其形  
為號者亦多矣吾其可獨辟邪且諱以為頭童者無  
上食安知其非福微也人老則頭必童又安知其非  
壽徵也吾之貧不至於乞食壽又得享其考終則吾

童之德于我者為如何哉富貴而壽老人孰不慕之  
然天之生物與之齒者去其前附之翼者兩其足於  
人亦然富貴壽考兼之者鮮矣富貴而不能保吾見  
亦多矣吾何慕富貴為哉有草屋以庇吾身麩糲以  
充吾飢如是而終吾天年焉而已矣人以是稱吾  
以是自稱所以樂吾童也予聞之曰甚矣子之志有  
同於予也予之色烏人有目小烏者予亦嘗受之矣  
童也鳥也非外飾也然亦由外而目之爾若夫中之  
所存則在吾所養如何耳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豈可  
見定其真否邪金君以雄博之學閱敏之材立於朝



有年美敦歷臺諫優游侍從華問大播人皆以遠大期之而其心謙然無慕乎富貴若將終身於草屋其所養可知已所謂吾無間然者其不在斯人歟蒼龍壬子秋八月中旬有二日小鳥子

騎牛說李行

吾嘗謂山水遊觀惟心無私累然後可以與其樂也友人李公周道家居平海每月夜携酒騎牛遊於山水之間平海号称形勝其遊觀之樂李君能盡得古人所不知之妙也凡寓目於物者疾則相違則盡得其妙馬疾牛遲騎牛欲其遲也想夫明月在天山高

水澗上一色俯仰無垠等萬事於浮雲寄高甯於清風縱牛所如隨意自酌宵次悠然自有其樂此豈拘於私累者所能為也古之人亦有能得此樂者乎坡公赤壁之遊殆庶幾矣然乘舟危則不若中肯之安也無酒無肴飯而謀婦則不若自携之易也桂棹蘭漿不既煩矣乎捨舟而山不既勞矣乎騎牛之樂久孰細之及於聖人之門其見喟然之嘆無疑也

右騎牛說予少佐也失其藁今三十餘年矣一日坐政府與叅知崔公迺語偶及李公騎牛之事崔公因誦此說無遺蓋崔公嘗從李



公於平海者也誦之三十餘年而不忘予聞  
而喜請書以飯雖其辭語鄙拙不足以觀然  
李公志尚之高崔公記識之強因是而可見  
也故錄而藏之以附家集云時永興甲申冬

十月日誌

義民字說

庚申之夏予承之祭酒試入學生有李氏子曰敢中  
其選貌清而秀言簡而理樞衣替經禮甚度而問甚  
切聞義勇為不肯選軟畏縮遠地而自急厥後學益  
進擢巍科踴清秩舉於賢良歷典二郡剛明果斷所

至有政績人皆期以公鼎而乃欲舉於畎畝自號添  
丁子及予在謫量移金海也添丁子為府倅以予舊  
舉將待之厚而恭予忘其流放而與處焉一日請字  
於予予曰幼名冠字予者朋友之相命也子與予舊  
其何辭然吾有問焉昔玉川子生子名添丁今吾子  
自名其義何居子笑而不答予曰子之志其不慕不  
義之富貴而寧欲與齊民為伍者歟其勇於為義而  
安於守常者歟樂天知命而無求者歟讀書誦詩而  
尚友者歟人不勇於為義則頽靡不自振而羸耻矣  
不安於守常則冒進不自重而詭倖與樂天則守常



益堅尚友則為義益力矣子之志若是盍字之曰義  
民於厚伊尹之耕莘野自稱為天民伯夷之餓西山  
人稱為義士其終之出處雖異而始之所守則同所  
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今夫人之所期者台鼎也子之  
自處者畎畝也達台鼎則義申於一世窮畎畝則義  
存於一身位有窮達而義無所不在矣雖然窮達在  
天而存之在我在天者難必而在我者可勉宜吾子  
不苟慕而安自守也吾知吾子不能違人望而常安  
於自處異日為蒼生一起義烈之振當耀於一時而  
垂後世矣其本自存諸身者始子其益勉於為義可

也

李氏兄弟名字說

李氏子兄曰與點弟曰思點問字於子。字與點以  
尚友思點以尚志因語之曰冠者五六人童子者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飯是點之心樂與朋友  
共者也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是點之志能與聖  
人同者也夫聖人以天地為體而使萬物各正其性  
命聖人之志即天地之心也點之志所以能同者何  
也盍點之學所見已大曾次悠然氣像從容天理常  
行於日用之間而人欲已絕於念慮之中故能與冠



童之友咏飯於春風和氣之中而同其所樂者焉  
高既陳而物我無間秩然序雍然和夷愉  
優游正大高明已歸歸乎老安友信以懷之天笑此  
其所樂不越乎朋友日用之常而其志能契於聖人  
天地之大者也嗚呼士生於千載之下所尚友者古人  
也居於無位之地所高高者立志也然則所尚友者  
非聖門之徒歟所高高者非聖賢之志歟學者苟能  
心廣體胖使吾胸中無一毫之累而出萬物之表則  
超然之趣悠然而樂兀然積於內而藹然發見於外  
作正語默之間吟風弄月之際悅然自有吾與點也

之興雖隔千載而可與比肩笑與點乎其不可尚友  
乎和所以致此者有本焉非仁不居也非義不為也  
戒懼而守之於其靜者察而謹之於其動能使天理  
常存而人欲不萌日用云為無適而不然窮通憂樂  
無入而不得仰不愧俯不怍然後胸中泰然自有其  
樂聖賢雖遠而可與同飯笑苟或立志不高用切不  
篤則天理日微人欲日熾吾之身心役於事物營營  
而勞戚戚而憂雖有一得之樂亦且患失而悲其躬  
不閱况能及於朋友歟其心既陋况可望於聖賢歟  
故立志不可以不高也思點乎其不可尚志乎志聖



賢之志學聖賢之學斯可以尚友於古人也雖然曾  
點狂者也行有不掩焉者也得曾點之所見而無其  
所失者亦在乎立志與為學焉嗟爾二子勗之哉

成白玉說後 石瑒

吾同庚昌寧成君字自玉三峯鄭氏說其義盡矣予  
美庸贊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為堯之言或有補  
於君子余又何辭焉天下之寶莫金玉若大雅歌文  
王曰金玉其相以天下之至寶喻聖人之至德也然  
金可變而玉不可變故君子尤重焉執有圭行有佩  
而無故不去身所以比德也溫潤而栗然為其容堅

確而不變為其志宜君子自玉其身也由是而充之  
聖人之至德亦可以企之也充之如何切磋琢磨而  
已矣故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自玉其  
勉焉

崔子固說後 關

設關以固其國則外侮不得以乘之持敬以固其志  
則外物不得以棄之雖有小大之殊守之道一也  
然國非徒恃關之險在乎固本而已踐華為城因河  
為池券之關可謂險矣卒一叫函谷失守險果足  
恃乎是知城池險固非所貴而固本安民之高善書



曰民惟邦本、固邦寧是也反之於身亦然操則存捨則二者此心也此心之發有善惡之殊不可不主敬以實其善而去其惡也先儒以誠意為善惡關健過此關毋自欺而必自慊則其守可謂固矣由是而心可正身可修國與天下可理平也故君子於其靜也必加操存涵養之功其動也必致省察克理之力主敬之功無少間斷然後天理常存人欲自消富貴貧賤死生榮辱相代乎前而其志益固凡天下之事務舉無足以動其中也不然則威儀雖飾於外臨利害而不變者鮮矣故威儀之飾非敬也池城之險非

固也本亦備舉內外文養然後為至也言及人知崔氏名國字子固其以是休於身施於國斯其名字之無愧也

子虛說

真齋朴先生高麗壬寅科狀元也實稟端謹學問精博為一時縉紳之秀初講實字子虛後改宜中字仍舊嘗謂子曰吾嘗取魯論實若虛之說以為名若字後改今名而字不改子為著其說以貽吾子孫子以鄙拙諱不獲告之曰君子之學德欲其務實而心欲其謙遜者即吾心之本體而眾理之所具也故欲



正心者必虛其中而後私欲不留而天理常存行道者亦虛其心而後驕吝不生而已德益尊是虛者實之本也故先生之於前也既以是為名字而自勉之然君子之為學將以措諸事業也能措諸事而不失其時宜者唯其中而已矣上而堯舜湯武之所以治下而孔顏思孟之所以傳皆以此中也然所謂中者有体有用方其未發而極其虛以守其無所偏倚之体然後有以發而中節以全其無過不及之用是虛者亦中之体也故先生之於後也又以是為名字而益勉之先生進德授業之序明体適用之學觀其名

字而可以知其用力矣蓋先生之學專用心於內故持守既密而不敢以是自足充積既實而不敢以是自滿彝倫日用之常動靜語默之際以至夫窮通患難之中凡所以自處者每欲必合乎其宜是以魁大科歷顯仕以登相府而其氣無驕矜於奉使於兵交之日拘留敵國命在晨夕其志不以挫卒能以專對之才完我封疆為功既大歛而閑居窮約自守若寒之然是然其心能虛而有主故其德能實而有常所以現乎事為之上者皆合乎時措之宜如此其章也昔先生之為講官於成均也予始教筵而授業由是



從游者數十年之久故知先生甚詳為著其學問事  
業之大略以為其說非致悔也建文三年秋八月既望

安石說

吾友平原趙公諱璠字安石請予說其義夫三在石  
中為璞玉溫潤而石磨礪其類有美惡之不同然玉  
之始也非石無以鑿之精而成其質其終也非石無  
以攻其瑕而成其器是則石者終始成乎玉者也且  
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儒以此君子用小  
人之橫逆而增益其德此又取譬之最切者也趙公  
之為字所以不忘本也亦所以不忘戒也不忘本德

進於厚不忘戒德進於脩此二者進德之急務趙公  
以此而自勉常切磋而琢磨之故其溫厚之氣聖器  
之質匿其瑕而成其美貴重如瑚璉尊嚴如介珪潔如  
瓚有如鉉和如鳴球信如室重器無所不備而德無  
所不全矣然公豈以是自足哉宜益勉之以至于六  
成之地金聲而玉振之可也公以開國元勳仍有定  
社佐命之功三與宗盟勲烈既著位亦高矣然公之  
所當效忠於國人之所以注望於公者非止於此而  
已也古之相天子有勳名者晉有謝公宋有三氏其  
名字同人謂公有慕於二公而字之者非知公者也



二公成效亦各不同文章知術謝不及王而雅量安  
靜王亦不能及謝也今公經術辯敏似王而風流闊  
雅似謝是有二公之長而高明正大義理之養心非  
二公所敢望他日輔相之列致君澤民之效當以伊  
周為法豈晉宋之足云乎

三友說

吾鄉永嘉有鳴君子金氏者早仕于朝以耿介疾惡  
不苟容聞出宰州郡務去民蠹常曰為治如農夫先  
鋤其害苗者爾故所至吏民畏憚不敢為奸及退而  
居于鄉也常以杖之有鉤者刀之有鐔者與夫鑿之

短而鋸者自隨号曰三友草之可芟者鉤之木之可  
別者鐔之凡物之可削可碾者亦隨而刀鐔之必使  
佳卉美草條暢挺直布列得宜而惡木叢莖不得雜  
然蔽翳於其間故其庭除洒然而淨田圃整然而治  
一鄉皆為或焉兵部狀元金公亦鄉人也其未京也  
請予三友之說者六七至而不憚予既歛金氏之風  
又重兵部之請敢以蕪荒苟穉歛吾嘗聞孔子曰益  
者三友損者三友此人之所當勉學以審其交際者  
也然吾同類故雖有損益之殊而皆可友也之三物  
非吾類又可與之為友欤古之人亦有友非吾類者



焉曰樂天以詩酒與琴為三友曾端伯以九花與酒  
為十友是雖非類亦足憑之以娛心而寫憂則謂之  
友也亦宜今夫鍾也刀也鏹也物之微乎微者也見  
之不足娛吾目用之不足紓吾憂比之人言役也非  
吾友也取以為友抑有說歟蓋友所以輔我也同道  
而友輔其德同志而友助其事苟道同而志合雖貴  
賤之不倫亦可與之相友矣吾之志在疾惡彼之力  
能去惡吾用其力以遂吾志焉可棄而不為之友乎  
夫養嘉穀者必去稂莠種蘭蕙者必剪荆棘亦猶治  
心必去其利欲治國必除其邪佞也然治心其切在

我治國其命在天皆非有待於友也獨在物而能去  
惡可取以為友者非二物乎此隱居者所以有志於  
除惡而不能施於有政內以治之於心外以現之於  
事者也故其操守益堅其節義益高乃與其所養之  
嘉穀所植之佳卉日進於榮茂而蕃實矣視彼樂天  
端伯徒取夫娛心而寫憂者以為之友其終不至於  
蕩然而喪志者幾希矣然則金氏之所友真孔子之  
所謂益友而二子之所友真所謂損友者歟吁予之  
茅塞也久矣安得資益友之力以治吾心田之荆棘

乎



金公經驗說

前判事金公來語予曰嘗任博州有客從我者中盡  
毒弥年不瘳咽針細腹鼓大不能食飲殆將死矣一  
日甚悶欲見我匍匐而至氣息奄奄然予憫之問所  
欲食答曰無可欲予妾謂燒酒能下胃中滯氣使飲  
一爵其人便辟予復強之連進二爵其人便醉匍匐  
出外發歎甚劇予懼其死也使人往視之俄報云吐  
肉幣發視之滿盛皆生虫也又嗽良久復吐一塊焉  
大昏死虫倍前數其人身心便洒然不覺痛處即起  
之至庭下拜謝其息永除又有家奴忽中風外腎皆

藏腹中唇吻手足已緇黑將死矣予不知療治之術  
妾意降氣可令腎出和益水中著葷麻子滿盞馬槽  
使其奴入卧浸良久腎始微出更添熱水復浸良久  
腎即盡出病遂免此二事皆非前聞予妾意而為之  
皆幸中焉其術甚易其效甚速予欲人々廣聞而盡  
知之也故常以語人又謂不若托之書之愈廣且久  
也故敢告予予曰醫者意也能以意料度而用藥然  
後可以治病豈盡拘於口方哉公可謂善醫矣予嘗  
聞近日有善治食肉毒者秘其藥不敢告人善醫馬  
者亦然蓋欲神其術而獨專其利其心之隘而不弘



如此今公愛人之心救人之心發於至誠故能隨病  
善意以活人命又欲廣其聞而傳之久既告之於人  
又托之於書仁心之廣陰德之厚豈易量哉故樂書  
之以廣其傳焉

金氏名字說 字學源

吾友文化金氏子曰洋好學能文有志於道者也予  
之容贊議政也洋錄檢詳事言行端謹職務勤恪予  
固愛之未幾以親老乞隣郡出宰鐵化視事之暇往  
表定省吏治既修子職無曠及見代表京又從予讀  
禮其志本安於小成也又書予所著禮記淺見錄累

月不怠愈久弥謹予益重之一日請字予曰古者朋  
友字之是予之責也夫洋諸侯之學子以是名之是  
有志於學也學貴乎得其本源學記曰三王之祭用  
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是謂務本使學者  
先務用力於本源也聖人之道源乎洙泗派乎濂洛  
溢乎四海而吾朝鮮亦在東漸之內其源雖遠其流  
一也苟溯而求之其源可窮沁而不止河海之大亦  
可至也吾夫子川上之嘆其旨深矣孟子就其切於  
學者之事以有盈科之喻乃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有本者如是其亦學者進學之切明且盡矣及考亭



朱子方塘之詩源頭活水之語尤為學者警策是其  
本源只在吾心方寸之天亦人最切悉有前賢所未  
發者學者於此而用力則

蹈服闋閱書籍得是藁蓋因疾篤未克成篇  
讀之悲涕不忍湮沒并錄卷末云

傳類

司宰少監朴強傳

朴強寧海府人也世為本府吏寧海即古德原都護  
府東女真入寇城陷降為知官以所管甫城飯于福  
州塞邑恥之莫得申理時強之曾祖成節適為上計

尹如京遂訴于都堂聞于內陞為礼州牧復還甫城  
鑄州牧印以賜至今所用即其印也州之人士仕于  
朝者及居鄉者皆暇切于成節聽其免役成節曰吾  
令老矣雖免吾役不復能為士矣請免吾子孫衆皆  
曰然署牌以給故其子學如及其孫天富皆不役于  
鄉天富即強之父也玄陵潛邸在燕都天富實從之  
天富有力能以一臂擔玄陵周摩而呼玄陵樂而愛  
之及明陵薨帝命玄陵為玉車駕將啓行奉國官者  
龍鳳有籠白于帝替立忠定其從玄陵者皆附新君  
獨天富入見玄陵悵然曰惟爾尚獨在耶雖孤豈無



飯國之日爾留當與我偕行孤若得返不敢忘孤今  
欲往上都爾能從我耶天富跪曰臣惟命矣遂奉以  
往或時背負而行後未及繼統之日先自燕浮海而  
來船敗而死至正辛丑紅賊陷京城玄陵幸安東遣  
軍收復強始應募從愍兵官鄭世雲及將戰賊於城  
中築寨拒守諸軍不得進強乃下馬入一屋得板扉  
檐以進為梯而上拔釘大呼賊登寨者皆懼而墮自  
相蹂躪強隨而下亂斫數十級諸軍繼進開門入斬  
賊魁沙剌由是大捷愍兵官壯之欲超資以賞擬以  
中郎置簿而記既而三九帥殺愍兵官由是不得如

所擬乃拜散負歲癸卯從元帥朴椿赴泥城二渡江  
偵伺以勞除別將于時叛臣崔濡左支庶守為僧者  
為王侵疆陷隨州諸將拒却強為先鋒追奔至鴨綠  
江而還又陸帥將己巳上聞強勇力且念其父負賊  
之勞召見之令衛士有力者相抵衛士連跌上大悅  
賜廩米俄授中郎將命充宿衛丁未倭犯西江遣羅  
進等泛海追捕與強俱上賜鐵甲弓劍遇倭屢捷洪  
武辛亥冬佐元帥李希必往攻鬱羅山上又賜馬以  
遣攻城先登獲其渠帥既還拜司宰火監累遷禮儀  
愍即殿後退于鄉丙宅國家遣元帥陸麗鎮寧海強



又從之與倭戰於雞林松蘿村奮劍斬五六級陸公  
申報于朝加中頭書雲正戊辰十月為丑山島兵舡  
却管領倭鑑奄至圍我舡將侵寧海城彼衆我寡人  
心凶懼強一箭射中賊魁連中四五級賊即解圍去  
不敢復來一郡迄今奠枕強之力也已巳冬予謫寧  
海始知強日來謁予禮恭言寡親知書聞予講說疊  
疊樂聽不能去予以為謹厚者而重之未嘗知有異  
能也前判事白公璠亦居是邑以仕栢堂嘗為兵  
官參佐掌文簿引強與俱親目擔扉於寨者也其為  
予語之然後知強勇且有功而不代益可重也時強

年已五十九臂力不小衰軀幹魁奇驕悍張性不  
能飲酒知人戲曰觀其貌若可飲數斗而其口不能  
吸一滴大抵壯自力者多使酒強不飲又可尚也嗚  
呼辛丑之難能先登克復都城天印之役為先鋒糾  
進王裏其功不既大矣乎自兵興未忠義之士見危  
授命奮臂先呼冒白刃隄堅鋒得雋制敵以三異效  
上無薦拔之知下無紀述之友數奇不俟事泯不傳  
率死間巷草木同腐幾何人哉是可哀也已故於強  
為之傳云

優人孝子君禹傳

優人董  
才人



為萬者晉之俗優君子之子也洪武己巳冬君子夜  
被虎搏君萬呼天待朝挾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端  
視君萬時吼而前吐所食之節君萬一箭殲之遂拔  
劍剖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時鄰郡固城又有一  
老有子七人者得疾巫言有祟當避七子信然昇出  
屋後露宿七子環侍而臥夜半虎獲其父而去七子  
睡熟皆不知及覺以為還屋入而問之則無有也七  
子惶亡莫知所飯朝有人未言夜過其數有人聲甚  
哀於是往而求之虎食未盡遺其半俸而道七子皆  
惴慄無能追者竟不得其虎但以半俸飯葬嗚呼君

萬能以獨力直犯耽之威以快其讎彼以七子之  
多而不能何其死喪急難之際哀慟迫切之情施於  
至親者有不同若是孰可勝痛哉史論曰七子非孝  
之罪非時不能如君萬而已也居致其安病致其憂  
人子事親之常節也親老且病偃卧于床不謹嘗藥  
之禮不奉煖室之安反信巫覡妖妄之說以其老羸  
疲瘵之軀置之風霜寒凜之地其罪一也九侍疾者  
不脫冠帶而寢彼七子置病父於虎穴舒身展体安  
然熟睡至不知虎之搏噬其有致憂之心者乎其罪  
二也死喪之戚兄弟孔依言其至親之情有所不能



自已也兄弟尚爾况於父乎方其四顧遑遑求而不得之時及見殘骸敗血狼籍塗地之後哀痛迫切於是為甚不暇恤吾身利害必欲為化者一剗之以快其讎庶可小申其痛彼七子旋又不變畏縮而莫敢攖其罪三也昔黃香一女子也能跨虎而脫其文姬氏亦一女也能敵虎而全其母以一女所能而七子不能其罪四也縱皆駑弱無能施力苟有泣請鄰里欲與同赴其誰不從其罪五也伶人所知者詎謂而士之所守者禮為士者七而友不若一伶其罪六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卜其宅

兆而安措之所以慎終也吾親安於土地然後吾心安焉彼七子但以半俸納于壙中棄其餘於虎窟而不收於汝安乎其罪七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彼不得及其時而讎其虎則後雖得虎而斃之安知其為所食者乎是七子之讎無時而得復其罪八也親讎未復寢苦枕戈遇諸朝市不反兵而闕七子於白額雖不知其所食者常枕戈兵心欲盡殪終吾身而後已彼七子若能然欵其罪九也於所尊者薄將無所不薄彼既薄其至尊者矣復能厚於所尊者欵其罪十也嗚呼三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可勝痛



哉若夫君萬非能斃虎而已虎視君萬吐其所食則  
誠孝所感雖悍獸猶不得自安飽若服罪然豈不益  
賢矣哉

儒生裴尚謙傳

裴為興海郡籍有名晉者始登第受田世食之晉生  
永寬永寬生得儒即尚謙之父也得儒為兒甚驕使  
持杖恠石邀人於路必擊辱之里巷人為之避聞其  
來不敢近年未弱冠父永寬遊燕不反而死得儒聞  
之奔往收其骨飯葬于闕城及杜始筮仕中軍初不  
識字既仕日問於友夜飯以指書于腹上頗能知之

以吏材聞辛丑之役克復京城與有功累遷至監察  
糾正乙巳出刺政州政績以著及代退居于鄉抗直  
敢言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又不惑於異端力闢其非  
一鄉敬而憚之不敢為惡又有所為非是即相戒曰  
裴汝州聞其得人畏服如此尚謙稍知書避倭喪  
父家產殆盡田又革制販于公甚窮寒庚午春予之  
請未也得儒沒已十年矣郡中耆叟稱導不已蓋剛  
正嫉惡者也尚謙一見予欣然如旧識晨夕不離側  
夜又伴宿久乃益勤觀其心蓋慈祥和賢者也為人  
恭英無欲上之心故鄉之人雖賤且微者皆得而



易之尚謙不以介意夫其文以剛為一鄉所憚其子以柔為一鄉所狎是何夫子天性之不類於是欵雖然嫉惡者君子之德也好賢者亦君子之德也洪範三德剛與柔相濟然後成正直平康之德天將厚裒氏之憂使柔而濟剛以答正直平康之德也欵疾惡者未必不好賢好賢者未必不嫉惡要其畝有不同者鮮矣予以罪竄于朝雖曰要者往、背馳而去若將為累尚謙能不恤其然日相從以問文學為事今雖為鄉人所狎亦不苟同於鄉人之所為是則其心非剛者能然欵其氣柔而和其行恭而兵其心剛而

正即所謂正直平康之德也尚謙果能益勉於學變其氣之偏充其德之美外以行乎柔不悖、而忤於物內以守乎剛不拘、而屈於懲則正直平康庶可以馴致而三德克全可不負天之厚之、意矣尚謙其勉焉予既聞得儒而慕之又得友尚謙而崇之吾力不能振其窮而厚意不可以虛故為之傳因以勗之云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跋語類

天文舊誌

右天文舊石本舊在平壤城因兵亂沉于江而失之  
歲月既久其印本之存者亦絕無矣惟我殿下受命  
之初有以一本投進者殿下寶重之命書雲觀重刻  
于石本觀上言此舊歲之星度已差宜更推步以定  
今四仲昏曉之中勒成新舊以示于後上以為然越  
乙亥夏六月新修中星記一編以進舊舊之春昂中  
於昏而今則為胃二十四氣以次而差於是因舊舊



改中星鑄石甫訖迺命臣近誌其後臣近竊惟自古  
帝王奉天之政莫不以曆象授時為先務堯命羲和  
而秩四時舜在璣衡而齊七政誠以敬天勤民為不  
可緩也恭惟殿下聖武仁明以禪讓而有國中外晏  
然躋于大平即堯舜之德也首察天文以正中星即  
堯舜之政也然求堯舜所以觀象制器之心其本只  
在子欽而已恭惟殿下亦以欽有諸心上以奉天時  
下以勤民事則神功茂烈亦當與二帝並隆矣况此  
苗勒貞珉永為子孫萬世之寶也信矣洪武二十  
八年冬十有二月日

歷代帝王混一疆理苗誌

天下至廣也內自中國外薄四海不知其幾千萬里  
也約而苗之於數尺之幅其致詳難矣故為苗者率  
皆踈略惟吳門李澤民聲教廣被苗頗為詳備而歷  
代帝王國都沿革則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苗備載  
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士衡右政丞丹陽  
李公茂察理之暇參究是苗命檢詳李蒼更加詳校  
合為一苗其遼水以東及本國疆域澤民之苗亦多  
闕略今特增廣本同地苗而附以日本勒成新苗并  
然可觀誠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也夫觀苗籍而知



地域之遐通亦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奉王於此  
苗者其規謨局量之大可知矣近以不才承之恭贊  
以從二公之後樂觀此苗之成而深幸之既償吾平  
日講求方冊而欲觀之志久喜吾他日退處環堵之  
中而得遂其卧遊之志也故書此于苗之下云是年  
秋八月日誌

別願法華經跋語

上即位三年秋八月有日都承旨臣尚敬傳旨于臣  
近若曰以否德迫於群情推戴代王氏以有國茲  
不獲已慚德是多將欲保全其族與國咸休不期小

曠反生疑懼潛謀不軌自速覆亡臣察眷曰成請舉  
法予不敢違深用悼焉斯豈予奉心哉既不得並生  
於斯世宜當尊真遊於彼岸爰發誓願保以金書成  
妙法蓮華經三部欲令王氏宗族普及法界含靈俱  
仗真麻速證妙果又念茲經之成所費雖少皆出民  
力不可不慮冀推餘澤以利臣民而已非敢為寡躬  
祈福也爾筆予之意以誌卷末臣近承命祗慄俯伏  
而言曰恭惟殿下聖德受命代暴以寬市不易肆民  
不見兵不崇朝而大統以定國家清明萬姓悅服是  
舜禹之所以興而湯武之所莫逮也優容先代之後



必欲保全以永厥世至其稔惡生釁然後治之以除禍亂猶且憶其亡而追其福德著終始思及禹明仁之至而義之盡也彼若有知必感愧於冥冥之中而畜報無窮矣又慮斯民財力之出欲其共享於利澤動恤之念至深切矣是宜群心感悅天命保佑深仁厚澤培養國脉以傳億萬世無疆之休矣若夫蓮經微妙之旨聞者即獲受記以證佛果故其功德之勝非可以言語形容臣竊庸贊焉

水陸儀文跋

奉 教撰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仁厚之澤深結人心以洽幽明

然後天佑民飯而大命集焉前朝之季政殘刑暴今我主上殿下以寬仁大度周旋其間慈念無辜多所救活其有死者必加昭雪以釋其究所謂仁厚之澤結人心而洽幽明者至矣是以中外人心咸願推戴以為君及正位踴首下覓旨不刑一人朝野又安其於王氏宗族必欲保全分遣于外俾獲安宅至拔其賢者以致于朝將期永歲與國咸休而王氏為天所廢自統履正越三年甲戌春有敢議以謀變者群臣請罪以除後患殿下不獲已從之隱痛之念常切于懷欲修寘寶以慰魂魄其秋金書奴法蓮華經三印特



於內殿親臨轉讀又印水陸儀文三七奉命設無礙  
平等大會于三所各置蓮經一本威文七本永藏其  
地俾以舉行其一則在天磨山之觀音窟為薦王氏  
之康江華者也其一則在某州某山為慶三陟其一  
則在某州其為慶巨濟者也

經濟文鑑監司要略跋

監司之設尚矣宣上德而達下情懲豪猾而惠困窮  
一言而人以勸一言而人以警其任顧不重歟然古  
者秩卑今則擇兩府之賢而有才望者為二位與權  
俱重矣位重則人益敬之權重則人益畏之以一人

之身而居衆人所敬畏之地必其德行施設有以服  
乎衆人之心而後可也為監司者可不自重歟今我  
殿下以判中樞事李公曾鎮全羅有威惠民所敬服  
即命觀察于其道將行三峯鄭相因秋錄周漢以來  
至本朝監司沿革得失之跡附以先儒所論之說又  
以善最作考課之法定其分數使刺舉者有以依據  
名之曰監司要略以贈之約而盡詳一切為監司者  
所當服膺者也其定分數先其德而後其才者德為  
本而才為末也長於德而短於才者猶不失為善人  
優於才而劣於德則亦不免為酷吏今之課者率先



才而後德故凡為吏者多不以惠民為念而惟事功是急民不見德而受其病由監司者課之失其倫也故相國特舉而表之以明其先後之序此又為監司者所當先知者也至其所謂不可過為寬厚者以其施於州縣之吏者言之爾若夫民則微歛之苛而割其心差役之煩而弊其力為病極矣務以寬厚撫之猶患其苦况敢忍以嚴峻加之哉是亦不可以不言也故并及之

曹溪拈頌跋

佛氏之書多至數千卷然其言曰未嘗說一字蓋自

拈花一笑以來二十八傳而至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六傳而至龍一言頓悟空術益顯居于曹溪以傳其法至今學禪者皆宗之說玄說妙如捕風捉影不可措手高麗真覺國師又恐學者流於幻妄迺集歷代諸祖問答說話凡一千二十餘條合三十卷名之曰禪門頌自是海東學曹溪者莫不究心於是書蓋佛書之多而曰不說一字者以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可喻也故學禪者當直透玄關雖佛經且不用何況此古人糟粕乎然修諸身以心喻諸人以言傳諸後必以文則言語文字又有不可得而廢者



矣抑所謂言語文字皆心之著也而有二乎哉公曹  
溪無影形公印拓頌若干部欲廣施而遠傳求予跋  
予曰磨塲不可得鏡攢紙不可得出以此書自來道  
殆類此矣又以望於人無乃益遠乎然公非不知此  
者而必為之必有其意捨此不得泥此不得不捨不  
泥而有得斯得之矣但未知所養所得與吾儒勿忘  
勿助活潑地者為如何也此皆學者事爾故并舉  
似公當為我下一轉語

鄉藥濟生集成方跋

右濟生院鄉藥集成方為惠斯民作者也初左政丞

平壤伯趙公後右政丞上洛伯金公士變理之暇  
惻慮窮民病莫能醫欲以廣濟同知申福金公  
與之協力置濟生院蓄藥以施又與贈泉伯權相  
將其嘗所撰著鄉藥之方更加衷集勒成全書將  
以頒諸中外傳諸永遠俾觀者皆知隨處而有藥隨  
病而可醫又慮牛馬之病誤藥致死為集其醫方  
仁民愛物之心深且切如此載述文紀元之歲其書  
既成而金中樞觀察江原命工鐫梓以壽厥傳吁以  
平壤上洛之仁厚總其事體泉之精博纂其書而金  
公又能勉力終始其功四公所以嘉惠東民者當與



此書並流萬世而無窮期矣幹是既事者西原君韓  
公尚敬順興君安公敬良金君元明許君樞李君  
房君士良皆有勞於此者也故并著之卷尾之蒼龍  
已卯夏五上旬有日

書蘭坡先生詩卷後 居仁

清川李相國吾父執也蘭坡其号壽父其字守東詩  
文於名公卿間志尚甚高苟非其人雖工不取故其  
所得杏村書益齋樵隱牧隱二三公詩若文數篇而  
已一日不鄙予携以亦之命以文余以不才敢踵諸  
先正之後而為之說非所宜也然公有命敢不敬從

惟公先世勲德相襲始祖國公及文貞公尤其傑然  
者也公自幼嗜尚異俗為家不問有無所蓄者書畫  
琴碁所植者梅蘭松竹所畜者或鹿或鶴有一物不  
備則歉然必求而致之然後快於心客至必洒掃焚  
香設酒煎茶吟哦唱酬酒酣或令女奴絃歌惟洽而  
罷不至亂揚歷清顯出入中外所之必守法不阿勳  
有聲績及至晚年位登侯伯寵遇益隆聲望益尊而  
其所尚不變澹然有出塵之想且公風神清朗儀表  
洒落白鬚紅頰霜輝玉潔望若神公無一點塵累觀  
其貌可以得其心也昔前朝毅王謂文貞公以秋宵



明月擬其骨襟觀公風致可謂無忝文貞美自今公  
之子若孫亦必以公清高雅尚為法而謹守之則公  
德之傳當無窮美

學則跋

建文三年為己夏皇帝遣通政寺丞章謹文淵閣待  
詔端木札持節奉誥命金印來用封我王將還以翰  
林學士河南高公遜志所著學則一篇獻王蓋欲博  
施于東方之學者以廣聖朝同文之化也惟時平壤  
府尹缺城李公傳寫一本命工鏤梓求予誌其後予  
得而觀之性命之理學文之方經史子集之奧文章

書法之妙凡為學者之事所當知者靡不詳舉而畢  
陳之辭簡義明便於初學使之朝夕講誦知其趨向  
之方由其塗轍之正以漸而入悉考其全而盡學之  
則所謂陵崇自早陵遐由通者其益甚大誠宜學者  
以為之則而盡心也李公侍中文真公在村之嫡孫  
好學潔善君子也出入將相所至有聲績觀此一書  
之刊亦足知其志尚也

新刊釋奠儀式跋

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自唐有開元  
禮宋有政和新儀然亦廢墜多莫之行紫陽朱文公



每嘆於此屢請舉行且有志於改正其節次而卒莫  
之就寧國府學所刊儀式乃先儒孟君之緝取紫陽  
釋奠儀湖學冕服菴梓為一編而釋奠須知滄州舍菜  
儀并載于後其神位向背器服制度與夫登降酌獻  
之儀無不備載獨所謂紫陽儀者亦因開元之旧文  
公嘗欲改正而未就者也建中庚辰之歲全羅道觀  
察使咸公悼州縣釋奠之失儀報聞于國求得儀文  
於成均將銀諸梓以鳴府尹柳公亦樂從之未幾竊  
使趙公代咸公繼至董功益力時判官許君嘗在成  
均講究是禮甚悉者也觀其所得儀文未全乃白趙

公更報于國始得寧國全文以刊又以元朝至乙儀  
式附之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改正者蓋庶幾  
焉故今成均遵用之以是附于寧國之書釋奠禮文  
粲然咸備悉為成書可傳於後數君子所以奉於  
此必欲盡禮以祀先聖其有切於廟學有補於風化  
可嘉也已

平泉君趙公 璞詩卷跋

昔予初褐始筮仕有童冠六七人從而問字者今平  
泉君趙公安石年最以性最敏不以世家子自按雖  
當甚而不憚徒跣而來予固甚重之及肄私試辭彩



精發曄然可觀予每加評點以獎之儕輩頗訝以其  
知故勗之也後果一舉擢巍科踴躍仕華聞日播一  
時從遊之徒皆出下風始信予為非虛美也前朝之  
季政昏國疑岌岌乎殆時公尚少克灼天命乃與一  
二將相大臣協謀舉義翊開興運易亂為治拯我一  
國生靈之溺隆功偉烈因已闕於萬世矣又定社而  
靖禍難佐命而開大平仍三代為勲盟先見之智黃  
謀之斷明且大矣今茲出鎮西都也不月之間不勞  
于民以石安州之城克壯且峻藩屏之固萬世永賴  
綜理之周規模之大皆前人所未及也若夫公於前

後均勞中外所至聲績阜然在人耳目者皆其餘  
事故不之及特書其大者以為跋今我殿下方需用  
公共益庶政勲業之大當不止此而已予將執筆而  
又俟之矣

林氏詩軸跋

完山有林氏之女崔君之婦以孝行聞年尚幼陷于  
倭將汚以無札慷慨不屈節罵賊以死御之文士為  
作詩若文以美林氏而慰崔君事聞于按部宋公既  
旌其間又為作傳報太史氏林氏之節益以顯而崔  
君之悲可以紓矣予之兼成均也崔君為博士予始



得觀其詩文凜乎秋霜烈日不足比其素幹乎泰山  
嶠嶽不足論其高挺然歲寒松柏不足擬其貞維古  
烈女惠以加美是雖天性之美亦曰有父之教有夫  
之賢素礪節義之致然也予於是撫卷嘉嘆者久之

鑄字跋

永樂元年春二月敕下謂左右曰九欲為治必須博  
觀典籍然後可以窮理正心而致修有治平之效也  
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剝缺  
且難盡刊天下之書也予欲範銅為字隨所得書必  
就而印之以廣其傳誠為無窮之利然其供費不宜歛

民予與親勲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於是悉出  
內帑命判司平府事臣李稷驪城君臣閔無疾知中  
事臣朴錫命右代言臣李膺等並之軍資監臣姜天  
靈長興庫使臣金莊侃代言司注書臣柳美壽寧府  
丞臣金高民校書著作即臣朴允英等掌之又出經  
筵古注詩書左氏傳以為字本自其月十有九日而  
始鑄數月之間多至數十萬字恭惟我殿下濬哲之  
資文明之德萬機之暇留神經史故無倦以濬出  
之源而闡修文之化思廣德教以淑當時而傳後  
世奉為焉為鑄是字以印群書可至於萬卷可傳於



萬世規模宏大思慮深長如以王教之傳聖曆之永  
固當並久而彌堅矣是年後十一月初吉拜手誓首  
敬跋

妙法蓮華經跋

永樂二年夏吾伯兄右使公蓮疾其秋轉篤謂道人  
志先曰若吾不起焉成妙法蓮華經以資冥福冬子月  
十有七日乃卒仲兄葬嚴已公與先道人謀所以追  
福者靡不力又於五七日間印成此經經背已記遂  
就殯側邀僧轉讀嗚呼吾兄稟性剛明處事精詳歷  
仕中外灼有聲績敦睦親姻友均思義位崇兩府三

諭六旬卒謚恭景公哀榮終始可謂無憾矣但恨夫  
位不備其德年未享其壽積者多而施者少處至於  
斯可勝恟然

書澤隱詩卷後

曹漢然公号澤隱請行其義子訊之曰謂渠為三閭  
之徒欤則遇上之知非放也謂渠為三高之類欤則  
嗣佛之性非漁也然則号之澤隱何居在易則曰上  
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在礼則曰天時雨  
澤君子達壘不為易以嚴上下之分礼以通上下之  
理二者皆聖人之垂訓而君子之所當体念者也以